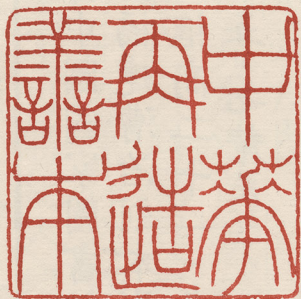


龜山先生語錄

一



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吳
堅福建漕治刻本影印原書
版框高二十一·九釐米寬
十五·七釐米



龜山先生語錄卷第一

荊州所聞

甲申四月至乙酉



先生曰自堯舜以前載籍未具世所有者獨伏羲所畫八卦耳當是之時聖賢如彼其多也自孔子刪定繫作之後更秦歷漢以迄于今其書至不可勝紀人之所資以為學者宜易於古然其間千數百年求一人如古之聖賢卒不易得何哉豈道之所傳固不在於文字之多寡乎夫堯舜禹臯陶皆稱若稽古非無待於學也其_心果何以乎由是觀之聖賢之所以為聖賢其用心必有在矣學者不可不察之也

觀孔門弟子之徒其事師雖至於流離困餓濱於死而不去非要譽而規利也所以甘心焉者其所求也大矣流離困餓且濱於死有不足道者學者知此然後知學之不可已矣古之學者以聖人為師其學有不至故其德有差焉人見聖人之難為也故凡學者以聖人為可至則必以為狂而竊笑之夫聖人固未易至若舍聖人而學是將何所取則乎以聖

人爲師猶學射而立的然的立於彼然後射者可視之而求中若其中不中則在人而已不立之的以何爲準

問曾西不爲管仲而於子路則曰吾先子之所畏或曰羞管仲之所已爲慕子路之所未就此說是否曰孔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爲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正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如之何曰管仲之功子路未必能之然子路譬之御者則範我馳驅者也若管仲蓋詭遇耳曾西仲尼之徒也蓋不道管仲之事

六經不言無心惟佛氏言之亦不言修性惟揚雄言之心不可無性不假修故易止言洗心盡性記言正心尊德性孟子言存心養性佛氏和順於道德之意蓋有之理於義則未也聖人以爲尋常事者莊周則夸言之莊周之博乃禪家呵佛罵祖之類是也如逍遙游養生主曲譬廣喻張大其說論其要則逍遙游一篇乃子思所謂無入而不自得而養生主一篇乃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而已

問孔子曰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何也曰至所謂極也極猶屋之極所處則至矣下是爲不及上焉則爲過或者曰高明所以處己中庸所以處人如此則是聖賢所以自待者常過而以其所賤者事君親也而可乎然則如之何曰高明即中庸也高明者中庸之體中庸者高明之用耳高明亦猶所謂至也

問或曰中所以立常權所以盡變不知權則不

足以應物知權則中有時乎不必用矣是否

曰知中則亦知權不知權是不知中也曰既

謂之中斯有定所必有權焉是中與權固異矣曰猶坐於此室室自有中移而坐於堂則向之所謂中者今不中矣堂固自有中合堂室而觀之蓋又有堂室之中焉若居今之所守向之中是不知權豈非不知中乎又如以一尺之物約五寸而執之中也一尺而厚薄小大之體殊則所執者輕重不等矣猶執五寸以爲中是無權也蓋五寸之執長短多寡之中而非厚薄小大之中也欲求厚薄小大之中則釋五寸之約唯輕重之知而其中得

矣故權以中行中因權立中庸之書不言權其曰君子而時中蓋所謂權也一連下段

舜跖之分利與善之間也利善之間相去甚微學者不可不知

爲文要有溫柔敦厚之氣對人主語言及章疏文字溫柔敦厚尤不可無如子瞻詩多於譏玩殊無惻怛愛君之意荆公在朝論事多不循理惟是爭氣而已何以事君君子之所養要令暴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

陶淵明詩所不可及者冲澹深粹出於自然若曾用力學然後知淵明詩非着力之所能成私意去盡然後可以應世老子曰公乃王

儒佛深處所差杪忽耳見儒者之道分明則佛在其下矣今學之徒曰儒者之道在其下是不見吾道之大也爲佛者既不讀儒書或讀之而不深究其義爲儒者又自小也然則道何由明哉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說者曰飲食必有祭是也曰如是則造次顛沛之際遑遽急迫甚矣欲不離仁仁之道安在且飲食必有祭小人

亦然豈能仁乎

孔子以其子妻公冶長以其兄之子妻南容說者曰君子之處其子與處其兄之子固不同也曰兄弟之子猶子也何擇乎誠如所言是聖人猶有私意也聖人不容有私意若二女之少長美惡必求其對所妻之先後未必同時安在其厚於兄而薄於己耶記此者特言如是二人可託以女子之終身且聖人爲子擇配不求其他故可法也

或謂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此言勝物而小之曰使聖人以勝物爲心是將自小安能小物聖人本無勝物之心身之所處者高則物自不得不下耳

葉公以證父之攘羊爲直而孔子以爲吾黨之直者父爲子隱子爲父隱夫父子之真情豈欲相暴其惡哉行其真情乃所謂直反情以爲直則失其所以直矣乞醯之不得爲直亦猶是也

周禮王燕則以膳夫爲獻主說者曰君臣之義不可以燕廢曰是不然此孟子所謂養君子

之道也禮受爵於君前則降而再拜燕所以待羣臣嘉賓也而使之有升降拜揖之勞是以犬馬畜之矣故以膳夫爲獻主而主不自獻酬焉是乃所以爲養君子之道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之義也

周禮凡用皆會唯王及后不會說者曰不得以有司之法制之曰有司之不能制天子也固矣然而九式之職冢宰任之王恣其費用有司雖不會冢宰得以九式論於王矣故王后不會非蕩然無以禁止之也制之有冢宰之義而非以有司之法故也

或曰書之終秦誓以見聖人之樂人悔過也故凡過而能悔者取其悔而不追其過可也今有殺人而被刑者臨刑而曰吾惟殺人以至此也仁者於此亦必哀而捨之曰書之有秦費二誓以誌帝王之誥命於是絕故也其大意則言有國者不可廢誓於誓之中其事又有可取者則如秦之罪己而不責人是也若曰取其悔而已不咎其過其旣悔而有過也亦不當罪乎聖人以恕待人於人之悔也嘉

之可也。如以悔爲是，而不問其改與不改，則改過者鮮矣。故君子之取人也，取其改不取其悔，且殺人至於被刑而自狀其過，蓋傷其死之不善也。使殺人而不必死，其肯悔乎？嶠之戰不敗，則秦自以爲功矣。何以知之以濟河之師知之也。濟河之師，何義哉。

君子務本，言凡所務者惟本而已。若仁之於孝，悌其本之一端耳。蓋爲仁必自孝悌推之，然後能爲仁也。其曰爲仁與體仁者異矣。體仁則無本末之別矣。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無待乎推之也。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推之也。推之所謂爲仁。

問：子貢貨殖，誠如史遷之言否？曰：孔門所謂貨殖者，但其中未能忘利耳。豈若商賈之爲哉？曰：樊遲請學稼，學圃如何？曰：此亦非爲利也。其所願學，正許子並耕之意，而命之爲小入者，蓋稼圃乃小人之事，而非君子之所當務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

先生嘗夜夢人問：王由足用爲善，何以見語之。

曰齊王只是朴實故足以爲善如好貨好色好勇與夫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其朴實可知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爲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爲

狼跋之詩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之遇謗何其安閑而不迫也學詩者不在語言文字當想其氣味則詩之意得矣

孟子言說大人則藐之至於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若孔子則無此矣觀鄉黨一篇與上大夫言閭閻如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以至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如此何暇藐人禮曰貴貴爲其近於君也敬長爲其近於親也故孔子謂君子畏大人

孔子言由求爲具臣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由求如是而已乎曰弑父與君言其大者蓋小者不能不從故也若季氏旅太山伐顓臾而不能救之之事是已然則或許其升堂且皆在政事之科何也曰小事之失亦未必皆從但自弑父與君而下或從一事則不得爲不

從若弑父與君則決不從矣進比一等便爲大臣如孔孟之事君是也故孔孟雖當亂世而遇庸暗之主一毫亦不放過

事道與祿仕不同常夷甫家貧召入朝神宗欲優厚之令兼數局如登聞鼓染院之類庶幾俸給可贍其家夷甫一切受之不辭及正叔以白衣擢爲勸講之官朝廷亦使之兼他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爲道也則今日之仕湏是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苟祿也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之辭受取舍人鮮能知之故常公之不辭人不以爲非而程公之辭人亦不以爲是

王逢原才高識遠未必見道觀其所著乃高論怨誹之流假使用之亦何能爲春秋昭如日星但說者斷以己意故有異同之論若義理已明春秋不難知也春秋始於隱其說紛紛無定論孟子有言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據平王之崩在隱公之三年也則隱公即位實在平王之時自幽王爲犬戎所滅而平王立於東遷當是時黍離降而爲

國風則王者之詩亡矣此春秋所以作也

易於咸卦初六言咸其拇六二言咸其腓九三
言咸其股九五言咸其脢上六言咸其輔頰
舌至於九四一爻由一身觀之則心是也獨
不言心其說以謂有心以感物則其應必狹
矣唯忘心而待物之感故能無所不應其繇
辭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夫思皆
緣其類而已不能周也所謂朋從者以類而
應故也故孔子繫辭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
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夫
心猶鏡也居其所而物自以形來則所鑿者
廣矣若執鏡隨物以度其形其照幾何或曰
思造形之上極過是非思之所能及故唯天
下之至神則無思也無思所以體道有思所
以應世此爲不知易之義也易所謂無思者
以謂無所事乎思云耳故其於天下之故感
而通之而已今而曰不可以有思又曰不能
無思此何理哉

或曰聖人所以大過人者蓋能以自救天下之
弊耳昔伊尹之任其弊多進而寡退苟得而

害義故伯夷出而救之伯夷之清其弊多退
而寡進過廉而復刻故柳下惠出而救之柳
下惠之和其弊多污而寡潔惡異而尚同故
孔子出而救之是故伯夷不清不足以救伊
尹之任柳下惠不和不足以救伯夷之清此
三人者因時之偏而救之非天下之中道也
故又必弊至孔子之時三聖人之弊各極於
天下故孔子集其行而大成萬世之法然後
聖人之道無弊其所以無弊者豈孔子一人
之力哉四人者相爲終始也使三聖人者當
孔子之時皆足以爲孔子矣曰何不思之甚
也由湯至於文王之時五百有餘歲其間賢
聖之君六七作其成就人才之衆至其衰世
尤有存者使伊尹有弊當時更世之乂上之
爲君下之爲臣皆足以有爲獨無以革之乎
由周至于戰國之際又五百有餘歲文武周
公之化不爲不深使伯夷之弊至是猶在則
周之聖人所謂一道德以風俗者殆無補於
世而獨俟一柳下惠耶况孔子去柳下惠未
遠若柳下惠能矯伯夷之清使天下從之其

弊不應繼踵而作而孔子救之又何其遽也
且孔子之時荷簣荷蓆接輿沮溺之流必退
者尚多也則柳下惠之所爲是果何益乎故
爲聖人救弊之說者是亦不思而已矣夫伊
尹固聖人之任者然以爲必於進則不可也
湯三使往聘之然後幡然以就湯不然將不
從其聘耶則伊尹之不必進可見伯夷固聖
人之清者然以爲必於退則不可也方其辟
紂居諸海濱以待天下之清聞西伯善養老
者則歸之則伯夷之不必退亦可見若柳下
惠孔子蓋以謂直道而事人孟子亦稱其不
以三公易其介夫亦豈以同爲和乎由是觀
之其弊果何自而得之耶若曰孔子之道所
以無弊者四人者相爲終始使三聖人當孔
子之時亦皆足以爲孔子此尤不可孟子曰
伯夷伊尹不同道又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
於孔子而伯夷伊尹不足以班之而其所謂
同者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
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
而已彼爲任爲清爲和一節之至於聖人者

也其可以爲孔子乎夫以三人爲聖者孟子發之也而孟子之言其辨如彼今釋孟子之言安得強爲之說乎雖然此孟子之言也學者於聖人又當自有所見自無所見縱得孟子之旨何與吾事

問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何也曰其就湯也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然則何爲事桀曰旣就湯則當以湯之心爲心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不得已而伐之也人歸之天命之耳方其進伊尹以事桀也蓋欲其悔過遷

龍山語錄卷一

一

七

善而已苟悔過遷善則吾北面而臣之固所願也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意而伊尹遂相之是以取天下爲心也以取天下爲心豈聖人之心哉

問伯夷伊尹柳下惠之行固不同矣使伯夷居湯之世就湯之聘乎曰安得而不就然則湯使之就桀則就之乎曰否何以知其然曰伯夷聞文王作興則歸之宜其就湯之聘然而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使之事桀蓋有所不屑矣然則其果相湯也肯伐桀

乎曰至天下共叛之桀爲獨夫伯夷伐之亦何恤哉

或曰湯之伐桀也衆以爲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稽事而割正夏而湯告以必往是聖人之任者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是聖之清者也曰非也湯之伐桀雖其衆有不悅之言憚勞而已若夏之人則不然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故攸徂之民室家相慶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湯雖不往不可得矣文王之時紂猶有天下三分之一民猶以爲君則文

王安得而不事之至於武王而受罔有悛心賢人君子不爲所殺則或爲囚奴或去國紂之在天下爲一夫矣故武王誅之亦不得已也孟子不云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由此觀之湯非樂爲任而文王非樂爲清也會逢其適而已

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其善心而革其非不止就事論事如論齊王之愛牛而曰是心足

以王論王之好樂而使之與百姓同樂論王之好貨好色好勇而陳周之先王之事若使爲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而其君肯聽豈不能堯舜其君

又曰孟子對人君論事句句未嘗離仁此所謂王道也曰安得句句不離乎仁曰須是知一以貫之之理曰一以貫之仁足以盡之否曰孟子固曰一者何曰仁也仁之用大矣今之學者仁之體亦不曾體究得

齊王顧鴻鴈麋鹿以問孟子孟子因以爲賢者而後樂此至其論文王夏桀之所以異則獨樂不可也世之君子其賢者乎則必語王以憂民而勿爲臺沼苑囿之觀是拂其欲也其佞者乎則必語王以自樂而廣其侈心是縱其欲也二者皆非能引君以當道唯孟子之言常於毫髮之間剖析利害之所在使人君化焉而不自知夫如是其在朝廷則可以格君心之非而其君易行也

或曰居今之世去就之際不必一一中節欲其皆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曰何其不自重也枉

已者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如孔孟雖在戰國之時其進必以正以至終於不得行而死是矣顧今之世獨不如戰國之時乎使不恤其去就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爲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

或曰以術行道而心正如何曰謂之君子豈有心不正者當論其所行之是否爾且以術行道未免枉己與其自枉不若不得行之愈也宋輕以利說秦楚使之罷兵以息兩國之爭其心未爲過也然孟子力抵之蓋君子之事君

其說不可惟利之從苟惟利之從則人君所見者利而已彼有軋吾謀者其說又利於我吾說必見屈矣故不若與之談道理道理既明人自不能勝也所謂道理之談孟子之仁義是也王霸之佐其義利之間乎一毫爲利則不足爲王矣後世道學不明人以顏子伯夷只作一節之士若孟子之論則是兩人者豈清修介潔者耶如伯夷直許之以朝諸侯一天下顏子直許之以禹稷之事

方太公釣於渭不遇文王特一老漁父耳及一

朝用之乃有鷹揚之勇非文王有獨見之明誰能知之學者須體此意然後進退隱顯各得其當

或曰德而已矣奚取於聰明曰徒取其德或有德而不聰明者如此則人得以欺罔之何以濟務故書稱堯舜禹湯文武皆言其聰明爲是故也

黃叔度學充其德雖顏子可至矣

一介之與萬鍾若論利則有多寡若論義其理一也伊尹惟能一介知所取與故能祿之以天下弗顧繫馬于駟弗視自後世觀之則一介不以予人爲太吝一介不以取諸人爲太潔然君子之取予適於義而已予之嗇取之微雖若不足道矣然苟害於義又何多寡之間乎孔子於公西赤之富不恤其請於原憲之貧不許其辭此知所予者也孟子言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此知所取者也

孟子稱舜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此語最宜味之夫舜之意唯恐不獲於象也則象喜舜自喜

夫豈有僞乎是之謂不藏怒不宿怨

問象日以殺舜爲事而舜終不爲所殺何也曰堯在上天下豈容有殺兄者乎此語自是萬章所傳之謬據書所載但云象傲而已觀萬章之言傲何足以盡之其言殺舜之時堯已妻之二女又使其子九男百官皆事舜於畎畝之中象必不敢但萬章所問其大意不在此故孟子當時亦不暇辨

孟子言舜之怨慕非深知舜之心不能及此據舜惟患不順於父母不謂其盡孝也凱風之詩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孝子之事親如此此孔子所以取之也孔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若乃自以爲能則失之矣

顏子所學學舜而已蓋舜於人倫無所不盡也以爲父子盡父子之道以爲君臣盡君臣之道以爲夫盡夫道以爲兄盡兄道此孟子所謂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也孟子所憂亦憂不如舜耳人能以舜爲心其學不患不進

問將順其美後世之說或成阿諛恐是引其君

以當道曰然此正如孟子所謂是心足以王若曰以小易大則非其情以謂見牛未見羊而欲以羊易牛乃所以爲仁引之使知王政之可爲是謂將順又曰詳味此一章可見古人事君之心

韓信用兵在楚漢之間則爲善矣方之五霸已自不及以無節制故也如信之軍脩武高祖即其卧内奪之印易置諸將信尚未知此與棘門霸上之軍何異但信用兵能以術驅人使自爲戰當時亦無有以節制之兵當之者

故信數得以取勝也王者之兵未嘗以術勝人然亦不可以計敗後世惟諸葛亮李靖爲知兵如諸葛亮已死司馬仲達觀其行營軍壘不覺歎服而李靖惟以正出奇此爲得法制之意而不務僥倖者也古人未嘗不知兵如周官之法雖坐作進退之末莫不有節若平時不學一旦緩急何以應敵如此則學者於行師御衆戰陣營壘之事不可不講

史言成安君儒者故爲韓信所勝成安君豈真儒者哉若真儒必不爲韓信所詐如曰吾行

仁義云耳人得而罔之是木偶人也夫兵雖不貴詐亦人所得而詐然後爲善觀戰國用兵中原之戰也若今之用兵禦夷狄耳力可以戰則戰勢利於守則守來則拒之去則勿追則邊鄙自然無事今乃反挑之且侵其地已非理矣其決勝必取而至於用狙詐也又何足怪若賢將必不以窮鬪遠討爲事何用狙詐蓋夷狄之戰與中原之戰異夷狄難與較曲直是非惟恃力耳但以禽獸待之可也以禽獸待之如前所爲是矣

問今之爲將帥者不必用狙詐固是柰兵官武人之有智畧者莫非狙詐之流若無狙詐如何使人曰君子無所往而不以誠但至誠惻怛則人自感動曰至誠惻怛可也然今之置帥朝除暮易若以至誠爲務須是積久上下相諳其效方見卒然施之未必有補曰誠動於此物應於彼速於影響豈必在久如郭子儀守河陽李光弼代之一號令而金鼓旗幟爲之精明此特其號令各有體耳推誠亦猶是也

正叔先生過范堯夫治所謂堯夫曰聞公有言
作帥當使三軍愛之如父母是否曰然非歟
曰公第能言之耳未必能行也曰何以言之
曰聞舊帥方卒公始代之便設筵張樂犒軍
此所以知公之必不能使三軍愛之如父母
也曰當時自合打散設筵張樂却是錯曰打
散亦不可彼卒伍之所利者財食也使其不
得財食則知新帥之所以不給賜財食者爲
舊帥之亡也夫舊帥亦父母也今其亡未久
而給賜如常卒伍之愚忘其上以此耳然則
不能使之觀舊帥如父母則必不能使之以
我爲父母矣堯夫是日追送正叔曰若不遠
出不聞此言

祖宗能用人命故 太祖嘗曰我以一縑易一
胡人首不過十萬匈奴之衆可盡唯能如此
此所以能取天下今獲一劫盜亦須以數十
千賞之若只使一縑欲易一胡人首人必不
爲用唯不能用人命此所以必至於厚賞也
觀祖宗時江南擅強河東未服兩浙川廣尚
守巢穴方是時所有財賦特中原之地耳其

聚斂科配蓋不若今之悉也其後祖宗削平
僭亂只用所有不患乏財使如今日厚賞安
能取天下

陸宣公當擾攘之際說其君未嘗用數觀其奏
議可見欲論天下事當以此爲法宣公在朝
自以不恤其身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至於遷
貶唯杜門集古方書而已可謂知進退者
呂晦叔真大人其言簡而意足孫莘老嘗言

裕陵好問且曰好問則裕晦叔曰好問而裕
不若聽德而聰人有非劉向強聒而不舍者

呂晦叔曰劉向貴戚之卿此語可謂忠厚然
向之眷眷於漢室而不忍去則是也至於上
變論事亦可謂不知命矣

問以匹夫一日而見天子天子問焉盡所懷而
陳之則事必有窒礙者不盡則爲不忠如何
曰事亦須量深淺孔子曰信而後諫未信則
以爲諉已也易之怕曰浚怕凶此怕之初也
故當以漸而不可以浚浚則凶矣假如問人
臣之忠邪其親信者誰歟遽與之辨別是非
則有失身之悔君子於此但不可以忠爲邪

以邪爲忠語言之間故不無委曲也至於論理則不然如惠王問孟子何以利吾國則當言何必曰利宣王問孟子卿不同則當以正對蓋不直則道不見故也世之君子其平居談道甚明論議可聽至其出立朝廷之上則其行事多與所言相戾至有圖王而實霸行義而規利者蓋以其學得之文字之中而未嘗以心驗之故也若心之所得則曰吾所以爲己而已是故心迹常判而爲二心迹旣判而爲二故事事違其所學

人臣之事君豈可佐以刑名之說如此是使人主失仁心也人主無仁心則不足以得人故人臣能使其君視民如傷則王道行矣

或曰特旨乃人君威福之權不可無也曰不然古者用刑王三宥之若案法定罪而不敢赦則在有司夫惟有司守法而不敢移故人主得以養其仁心今也法不應誅而人主必以特旨誅之是有司之法不必守而使人主失仁心矣

荆公在上前爭論或爲上所疑則曰臣之素行

似不至無廉耻如何不足信且論事當問事之是非利害如何豈可以素有廉耻却人使信已也夫廉耻在常人足道若君子更自矜其廉耻亦淺矣蓋廉耻自君子所當爲者如人守官曰我固不受賂不受賂豈分外事乎理財作人兩事其說非不善然世儒所謂理財者務爲聚斂而所謂作人者起其奔競好進之心而已易之言理財詩之言作人似不如此

周官平頒其興積說者曰無問其欲否槩與之

周官平頒其興積說者曰無問其欲否槩與之

十四

卷之

也故假此爲青苗之法當春則平頒秋成則入之又加息焉以謂不取息則舟車之費鼠雀之耗官吏之俸給無所從出故不得不然此爲之辭耳先生省耕斂而爲之補助以救民急而已方其出也未嘗望入豈復求息取其息而曰非以漁利也其可乎孟子論法以謂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使民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是爲不善今也無問其欲否而頒之亦無問年之豐凶而必取其息不然則以刑法加焉周

官之意果如是乎

朝廷設法賣酒所在吏官遂張樂集妓女以來
小民此最爲害教而必爲之辭曰與民同樂
豈不誣哉夫誘引無知之民以漁其財是在
百姓爲之理亦當禁而官吏爲之上下不以
爲怪不知爲政之過也且民之有財亦湏上
之人與之愛惜不與之愛惜而巧求暗取之
雖無鞭笞以強民其所爲有甚於鞭笞矣余
在潭州瀏陽方官散青苗時凡酒肆食店與
夫俳優戲劇之罔民財者悉有以禁之散錢
已然後令如故官賣酒舊管至是時亦必以
妓樂隨處張設頗得民利或以請不許往往
民間得錢遂用之有方

常平法州縣寺舍歲用有餘則以歸官賑民之
窮餓者余爲瀏陽日方爲立法使行旅之疾
病飢踣於道者隨所在申縣縣令寺舍飲食
之欲人之入於吾境者無不得其所也其事
未及行而余以罪去官至今以爲恨

錢塘內造什物守臣不知其數恣宦官所爲至
數年未已傷財害民莫此爲甚使其器用一

一得以奉御茲固無嫌其實公得其一私得其十其十者非以自奉則過爲竒技淫巧以自獻於上與夫宮嬪之貴幸者此弊尤不可言使予守錢塘必先奏上乞降所造之數付有司爲之以進庶幾宦官不得容其姦是雖於事未有大補亦守臣安百姓節國用之一端也如此而得罪則有名矣

或勸先生解經曰不敢易也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夫傳而不習以處己則不信以待

人則不忠三者胥失也昔有勸正叔先生出易傳示人者正叔曰獨不望學之進乎姑遲之覺耄即傳矣蓋已耄則學不復進故也學不復進若猶不可傳是其言不足以垂後矣六經之義驗之於心而然施之於行事而順然後爲得驗之於心而不然施之於行事而不順則非所謂經義今之治經者爲無用之文徼幸科第而已果何益哉

今所謂博學者特通歷代之故事而已必欲取堯舜三代之法兼明而默識之以斷後世所

爲之中否而去取焉蓋未能也孟子之學蓋有以爲不足學而不學者矣若諸侯之禮是也未有當學而不學者也余觀熙寧元豐之君子皆通曉世務而所取以爲證者秦漢以下之事而已故有爲秦漢以上之說者與之爭輒不勝若今之論事者多以三代爲言其實未必曉有能以三代之法一一與之剖析是非有不戰而自屈者然此須深知三代致治之意方可若周官之書先王經世之務也不可不講若有意於世須是事事明了胸中無疑方能濟務如馬周以一介草茅言天下事石素官於朝若非嘗學求安得生知因論馬周言事每事須開人主一線路終是不如魏證之正如諫太宗避暑事親之道其善然又曰鑿輿之出有日不可遽止願示還期若事非是即從而止之何用如此此正孟子所謂月攘一雞者豈是以堯舜望其君子乎

褚遂良修起居注唐太宗曰朕有不善亦當記之乎或爲之言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當記之曰此語亦善但人主好名則可以此動

之耳未盡也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故言行君子之樞機不可不慎縱使史官不記而民之應違如此雖欲自掩其不善其可得乎

試教授宏辭科乃是以文字自售古人行己似不如如今之進士使豪傑者出必不肯就然以謂舍此則仕進無路故爲不得已之計或是爲貧或欲緣是少試其才既得官矣又以僥求榮達此何義哉

龜山先生語錄卷第一

龜山先生語錄卷第二

朝廷立法臺諫不許言天下利害諫官不許論
人才命爲臺諫是使之言也而又禁之何理
哉如命以中書舍人或升黜不當繳還詞頭
則更屬他中書舍人爲之命以給事中或有
必行之事則不復過門下而所謂中書舍人
給事中者亦更不整理且如此是不得其職
矣不得其職則當去而今之君子安爲之其
義焉在常平司有支用雖是勅取法當執奏
近又免執奏之法關防甚密何可免也使吾
輩得爲常平官如此等事亦當辨明則知今
之要路大抵難處也先王之時工執藝事以
諫自此推之則當是時凡有職者皆得執其
事以諫矣若人人有職事皆能思其利害以
諫法度何憂不宥政事何憂不成且古者百
工猶能信度以申其說而今之侍從監司蓋
內外之達官人主所親信者反未嘗知諫此
又何理也

天生聰明時又所謂天生者因其固然而無作
之謂也無所作聰明是謂憲天聰明憲天云

者任理而已矣故伊尹曰視遠惟明聽德惟聰知此然後可與論人君之聰明矣或曰爲人君須聰明有以勝人然後可以制人而止其亂曰天聰明期於勝人非也如人聽訟必欲即揣知其情狀是非亦或屢中若不任理只是億度而已非所謂聰明故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人君如不聽德每事即揣知情狀是非所中雖多失人君之道矣謂之不聰明可也

作詩不知風雅之意不可以作詩詩尚譎諫唯

三十五

通鑑紀事本末

二

一

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乃爲有補若諫而涉於毀謗聞者怒之何補之有觀蘇東坡詩只是譏誚朝廷殊無溫柔敦厚之氣以此人故得而罪之若是伯淳詩則聞之者自然感動矣因舉伯淳和溫公諸人楔飲詩云未須愁日暮天際乍輕陰又泛舟詩云只恐風花一片飛何其溫厚也

考槃之詩言永矢弗過說者曰誓不過君之朝非也矢陳也亦曰永言其不得過耳昔者有以是問常夷甫之子立立對曰古之人蓋有

視其君如寇讎者此尤害理何則孟子所謂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寇讎以爲君言之也爲君言則施報之道此固有之若君子之自處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心蓋如此考槃之詩雖其時君使賢者退而窮處爲可罪夫苟一日有悔過遷善之心復以用我我必復立其朝何終不過之有大抵今之說詩者多以文害辭非徒以文害辭也又有甚者分析字之偏傍以取義理如此豈復有詩孟子引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曰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其釋詩也於其本文加四字而已而語自分明矣今之說詩者殊不知此

郭汾陽不問發墓之人雖古之齊物我者不能過

問謝安展齒折事識者不信是否曰此事未必無但史於此亦失之億度安知其非偶然乎若破賊而喜在謝安固不足怪然展齒必不爲一時遑遽而致折也

或謂人當無利心然後爲君子曰以此自爲可也以此責人恐不勝責矣人但能於得處知辨義理亦自難得故孔子以見利思義稱成人而以見得思義稱士焉此其辨也

物有圭角多刺人眼目亦易玷闕故君子處世當渾然天成則人不厭棄矣

溝洫之量不可以容江河江河之量不可以容滄海有所局故也若君子則以天地爲量何所不容有能捐一金而不顧者未必能捐十金能捐十金而不顧者未必能捐百金此由所見之熟與不熟非能真知其義之當與否也若得其義矣雖一介不妄予亦不妄取

世之事鬼神所以陷於淫諂者皆其不知鬼神之情狀祭祀之深意也學者當求知之漢儒言祖有功宗有德不毀所以勸也曰非也子孫之祭其親豈爲其功德而後祭之乎若以爲有功德然後祭是子孫得揀擇其祖宗而尊之也豈事親之道哉秦少游以韋元成爲腐儒惡其建毀廟之議其說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廡庫爲次居室爲後夫營之先

親而後身則毀之先身而後親可知矣漢之
離宮別館長楊五柞已大修靡未聞其毀乃
取韋元成毀廟之說亟行之此元帝寢疾所
以夢祖譴責也其後又復豈終可改乎曰審
宗廟也則不容以所未當毀者而毀之矣先
王之禮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父爲士子
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父爲大夫子爲士
葬以大夫祭以士支子不祭有事則祭于宗
子之家明非繼體也如是則祭與不祭皆不
可苟矣漢之廟在郡國蓋以千數歲時皆諸
侯王主祭豈古禮哉使漢祖宗有靈當不享
矣立無度之廟致不享之祭以此事神尚不
欲毀邪以夢寐而復旣未知鬼神之情狀引
之爲證其說陋矣且誠如所論先王當行之
矣先王豈不敬神哉

耳餘之交相責之深相知之淺耳故不終

知合内外之道則顏子禹稷之所同可見蓋自
誠意正心推之至於可以平天下此内外之
道所以合也故觀其意誠心正則知天下由
是而平觀其天下平則知非意誠心正不能

也茲乃禹稷顏回之所以同也

問師也辟何以見曰語云堂堂乎張也難與並
爲仁矣蓋幾於辟然此其初也學於孔門者
皆終有進焉若子張後來論交曰我之大賢
歟於人何所不吝此豈介辟之流

孟子曰人之有四端猶其有四體也夫四體與
生俱生身體不備謂之不成人闕一不可亦
無先後之次老子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
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
是特見後世爲禮者之弊耳先王之禮本諸

人心所以節文仁義是也顧所用如何豈有
先後雖然老子之薄而末之者其意欲民還
淳反樸以救一時之弊而已夫果能使民還
淳反樸不亦善乎然天下豈有此理夫禮文
其質而已非能有所增益也故禮行而君臣
父子之道得使一日去禮則天下亂矣若去
禮是去君臣父子之道也而可乎唯不可去
此四端所以猶人之有四體也

今學者將仁小却故不知求仁孔子曰若聖與
仁則吾豈敢孔子尚不敢當且罕言之則

仁之道不亦大乎然則所謂合而言之道也何也曰由仁義行則行仁義所謂合也洪範傳曰道萬物而無所由命萬物而無所聽唯天下至神爲能與於此此爲不知道與命也孔子之言道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其言命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夫道非能使人由之命非能使人聽之人自不能違耳聖人雖至神以謂體道而至於命則可也若曰無所由無所聽將焉之乎且聖人未嘗不欲道之興以無可奈何

故委之於命如使孔子必可以爲周公之事其不爲之乎可爲而不爲則是欲道之廢矣豈孔子之心哉故曰道萬物而無所由命萬物而無所聽者不知道與命之言也又洪範傳論水火金木土自然之數配諸人之一身皆有先後之序此有序乎夫五行在天地之間有則俱有故曰闕一不可今曰有水然後有火有火然後有木有木然後有金有金然後有土雖常人皆知其不然矣然則謂精神鬼魄意爲有序失之矣

或問臺諫官如何作曰剝之象曰不利有攸往
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
虛天行也夫君子之於小人方其進也不可
以驟去觀剝之象斯可見矣剝坤下而艮上
坤順也艮止也此天理之不可易者也順而
止之其漸而非暴之謂乎陰陽之氣消息盈
虛必以其漸君子所尚蓋在於此

君子之治心養氣接物應事唯直而已直則無
所事矣康子饋藥孔子既拜而受之矣乃曰
丘未達不敢嘗此疑於拂人情然聖人慎疾

豈敢嘗未達之藥既不敢嘗則直言之何用
委曲微生高乞鄰醢以與人是在今之君子
蓋常事耳顧亦何害然孔子不以爲直以所
以辭康子之言觀之信乎其不直也維摩經
云直心是道場儒佛至此實無二理學者必
欲進德則行已不可不直蓋孔子之門人皆
於其師無隱情者知直故也如宰我短喪之
問之類

范濟美問讀論語以何爲要曰要在知仁孔子
說仁處最宜玩味曰孔子說處甚多尤的當

是何語曰皆的當但其門人所至有不同故其答之亦異只如言剛毅木訥近仁自此而求之仁之道亦自可知蓋嘗謂曾在孔門當時以爲魯魯者學道尤宜難於他人然子思之中庸聖學所賴以傳者也考其淵源乃自曾子則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矣豈非魯得之乎由此觀之聰明辨智未必不害道而剛毅木訥信乎於仁爲近矣

呂吉甫解孝經義首章云是曾子力所不能問故孔子以其 而盡告之曰豈有人未之曉

而可以盡告之乎觀孔子門人問爲邦者惟顏子一人其他敢爲國者尚少今孝經所論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無不及者若其力有未至而盡告之在孔子爲失言於曾子爲無益豈聖賢教與學之道哉孔子云參也魯蓋其初時而後語之以一以貫之曾子於此默喻則其所得深矣猶以爲魯是學於孔門者獨無所進乎觀論語所載曾子將死之言孟子推明不事有若之意又詳考子思孟子傳道之所自是特以魯終其身者耶學有所患在

守陳編而不能斷以獨見之明此其於古人
是非所以多失之也

京師所聞

丙戌四月至六月

李似祖曹令德問何以知仁曰孟子以惻隱之
心爲仁之端平居但以此體究又自見因
問似祖令德尋常如何說隱似祖云如有隱
憂勤恤民隱皆疾痛之謂也曰孺子將入於
井而人見之者必有惻隱之心疾痛非在己
也而爲之疾痛何也似祖曰出於自然不可
已也曰安得自然如此若體究此理知其所
從來則仁之道不遠矣二人退余從容問曰
萬物與我爲一其仁之體乎曰然

問論語言仁處何語最爲親切曰皆仁之方也
若正所謂仁則未之嘗言也故曰子罕言利
與命與仁要道得親切唯孟子言仁人心也
最爲親切

豐尚書

稷

嘗言少時見雪竇教人惜福云人無

壽夭祿盡則死昔元厚之死而復生於陰府
見主吏謂之曰君祿未盡他時官至兩府然
須惜福乃可延年厚之一生雖一杯飯亦必

先減而後食其餘奉養皆不敢過故身爲執政壽逾七十雪竇之言於是可驗今日貴人相高以侈視其費用皆是無益畢竟何補公聞之曰此猶以利言也若以義言之則簞食萬鍾顧吾所得爲者如何耳

吳審律儀

勸解易曰易難解曰及今可以致力

若後力衰却難曰某嘗觀聖人言易便覺措辭不得只如乾坤兩卦聖人嘗釋其義於後是則解易之法也乾之初九潛龍勿用釋云陽在下也又曰龍德而隱者也又曰下也又

三百三十三

龍德而隱卷二

十一

卷

曰陽氣潛藏又曰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此一爻耳反覆推明至五變其說然後已今之釋者其於他卦能如是推明乎若不能爾則一爻之義只可用之一事易三百八十四爻爻指一事則是其用止於三百八十四事而已如易所該其果極於此乎若三百八十四事不足以盡之則一爻之用不止於一事亦明矣觀聖人於繫辭發明卦義尚多其說果如今之解易者乎故某嘗謂說易須髮髯聖人之意然後可以下筆此其所以未敢苟也

問邵堯夫云誰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
詩畫前有易何以見曰畫前有易其理甚微
然即用孔子之已發明者言之未有畫前蓋
可見也如云神農氏之耒耜蓋取諸益日中
爲市蓋取諸噬嗑黃帝堯舜之舟楫蓋取諸
渙服牛乘馬蓋取諸隨益噬嗑渙隨重卦也
當神農黃帝堯舜之時重卦未畫此理真聖
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故通變以宜民而易之
道得矣然則非畫前元有易乎

問牆有茨之詩若以爲勸戒似不必存曰著此

者欲知此惡不可爲耳所以不可爲以行無
隱而不彰雖幽闇深僻之中人亦可以知其
詳也人之爲惡多以人莫之知而密爲之然
終不能掩密爲之者其初心也至於不能掩
蓋已無如之何耳豈其所欲哉此君子所以
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也

自非狙詐之徒皆知義足以勝利然不爲利疚
而遷者幾希如管仲亦知義故其所爲多假
義而行自王者之迹熄天下以詐力相高故
常溺於利而不知反由孔子而後爲天下國

家不以利言者唯孟子一人守得定

九月丁卯子同生曰子同者正名其爲桓公之子也猶嗟之詩序曰人以爲齊侯之子其詩曰展我甥兮則明莊公非齊侯之子矣以經考之莊公之生桓公之六年也至十八年始書夫人姜氏遂如齊而左傳因載申繻之諫與桓公適齊之事則前此文姜蓋未嘗如齊也未嘗如齊而人以莊公爲齊侯之子春秋安得而不辨乎此春秋所以爲別嫌明微也閔二年書鄭棄其師觀清人之詩序可見矣文

二九

龜山堂卷一

十一

詩書

公惡高克使之將兵禦狄久而不召遂使衆散而歸豈非棄其師乎蓋惡其人而使之將兵以外之兵何罪故止罪鄭

齊桓公攘戎狄而封衛未嘗請命于天子而專封之也故春秋書城楚丘而不言其封衛蓋無取焉然則木瓜美桓公孔子何以取之曰木瓜之詩衛人之詩也衛爲狄所滅桓公救而封之其恩豈可忘也欲厚報之不亦宜乎在衛人之義不得不以爲美其取之也以衛人之義而已若春秋褒貶示天下之公故無

取

鄭季常作太學博士言養士之道當先善其心
今殊失此意未知所以善之之方曰由今之
道雖賢者爲教官必不能善人心曰使荆公
當此職不知如何曰荆公爲相其道蓋行乎
當年今日學法荆公之法也已不能善之矣
季常良久曰如是如是

與季常言學者當有所疑乃能進德然亦須着
力深方有疑今之士讀書爲學蓋自以爲無
可疑者故其學莫能相尚如孔子門人所疑

皆後世所謂不必疑者也子貢問政子曰足
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疑所可去答之以去
兵於食與信猶有疑焉故能發孔子民無信
不立之說若今之人問政使之足食與兵何
疑之有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智子曰知人
是蓋甚明白而遲猶曰未達故孔子以舉直
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教之由是而行之於智
之道不其庶矣乎然遲退而見子夏猶申問
舉直錯諸枉之義於是又得舜舉皋陶湯舉
伊尹爲證故仁智兼盡其說子夏問巧笑倩

兮美目盼兮直推至於曰禮後乎然後已如
使今之學者方得其初問之荅便不復疑矣
蓋嘗謂古人以爲疑者今人不知疑也學何
以進季常曰其平生爲學亦常自謂無疑今
觀所言方知古之學者善學

問中庸只論誠而論語曾不一及誠何也曰論
語之教人凡言恭敬忠信所以求仁而進德
之事莫非誠也論語示人以其入之之方中
庸言其至也蓋中庸子思傳道之書不正言
其至則道不明孔子所罕言孟子常言之亦
猶是矣

易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夫盡其誠心而
無僞焉所謂直也若施之於事則厚薄隆殺
一定而不可易爲有方矣敬與義本無二所
主者敬而義則自此出焉故有內外之辨其
實義亦敬也故孟子之言義曰行吾敬而已
問孔子許子路升堂其品第甚高何以見曰觀
其死猶不忘結纓非其所養素定何能爾邪
苟非其人則遑遽急迫之際方寸亂矣

問宰我於三年之喪猶有疑問何也曰此其所

以爲宰我也凡學於孔子者皆欲窮究到無疑處方已三年之聖在他人於此不敢發之宰我疑以葢斷故必求質於聖人雖被深責所不辭也

四科之目不盡孔門弟子之賢非可指爲定論揚雄作太元準易此最爲誑後學後之人徒見其言艱深其數汗漫遂謂雄真有得於易故不敢輕議其實雄未嘗知易

問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既不可忘又不可助長當如何着力曰孟子固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雖未嘗忘亦不助長溫良恭儉讓此五者非足以盡孔子然必聞其政者以此耳

母意云者謂無私意耳若誠意則不可無也所謂時習者如嬰兒之習書點畫固求其似也若習之而不似亦何用習學者學聖人亦當如此大槩必踐履聖人之事方名爲學習又不可不察習而不察與不習同若今之學者固未嘗習而况於察

問何謂屢空曰此顏子所以殆庶幾也學至於

聖人則一物不留於曾次乃其常也回未至此屢空而已謂之屢空則有時乎不空

億則屢中非至誠前知也故不足取

問操則存如何曰古之學者視聽言動無非禮所以操心也至於無故不徹琴瑟行則聞佩玉登車則聞和鸞蓋皆欲收其放心不使惰慢邪僻之氣得而入焉故曰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夫博奕非君子所爲而云爾者以是可以收其放心爾說經義至不可踐履處便非經義若聖人之言豈有人做不得

處學者所以不免求之釋老爲其有高明處如六經中自有妙理却不深思只於平易中認了曾不知聖人將妙理只於尋常事說了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人須能弘然後有容因言陳述古先生云丈夫當容人勿爲人所容

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宰相之任也今宰相欲擢任一人必令登對然後取旨用之夫人之賢不肖一見之頃安能盡知此蓋起於後世宰相不堪委任之過

荆公云利者陰也陰當隱伏羲者陽也陽當宣
著此說源流發於董仲舒然此正王氏心術
之蔽觀其所爲雖名爲義其實爲利

春秋正是聖人處置事處他經言其理此明其
用理既明則其用不難知也

聖人作處本分之外不加毫末故以孔子之聖
孟子止言其不爲已甚而已

或問操心曰書云以禮制心所謂操也如顏子
克己復禮最學者之要若學至聖人則不必
操而常存揚雄言能常操而存者其唯聖人

乎此爲不知聖人論及莊周言天人處曰絡
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曰是亦天也若絡牛首
穿馬鼻則不可謂之天論西銘曰河南先生
言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
殊所以爲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
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
等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爲二矣曰用未
嘗離體也且以一身觀之四體百骸皆具所
謂體也至其用處則履不可加之於首冠不
可納之於足則即體而言分在其中矣

吾從周非從其文也從其損益之意而已

易言利見利用而終不言所以利故孔子罕言利或謂死與鬼神子路所不得而問蓋不曉一致之理故錯認聖人之言

宰我問三年之喪非不知其爲薄也只爲有疑故不敢隱於孔子只此無隱便是聖人作處問伯夷聖人猶有隘何也曰此自氣稟不同耳若觀其百世之下聞其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此是甚力量

餘杭所聞

丁亥三月自侍下來

三十一

龜山語錄卷二

十一

廿

周公東征邦君御事皆以爲不可周公徒得十夫之助決意征之禹征有苗會羣后誓之旣已出師朝廷上下宜無不以爲當者而益以一言贊之禹遂振旅而還而苗亦隨格豈周公之德不逮禹乎蓋舜之時在廷莫非君子而天下已大治矣其敢逆命者獨有苗而已縱而不治未足爲害如必欲誅之則太平之民自受其病矣故與其勤師遠伐不若修德以待其來之爲愈也若夫三監之叛其變起王室非可以夷狄待之也况又成王幼冲泣

政之初君子之道不勝小人不誅而縱之其禍將不勝救矣當是之時雖無十夫之助周公亦不可已此所以必征之也易曰覓陸夫夬中行无咎其舜之事乎如往年靖州之師其出固有名若以舜之事言之其孰為得自靖為郡荆湖至今被其害

問帝乃誕敷文德則自班師之後然後敷之也敷文德之事何以見曰舞干羽是也古之時文武一道故干戈兵器也用之於戰陣則為武用之於舞蹈則為文曰敷文德云者已不

為武備矣

人之生也直是以君子無所往而不用直直則心得其正矣以乞醢證父為直不得其正者也古之於幼子常示毋誑所以養其直也其養之也有素如此以怨報怨以德報怨皆非直也所謂直者公天下之好惡而不為私焉耳曰如是則以德報德何以辨之曰所謂德非姑息之謂也亦盡其道而不為私焉耳若姑息則不能無私矣曰人有德於我不幸而適遇所當施之者非吾意之所欲能不少有

委曲如庾公之斯之於子濯孺子不亦可乎
曰然

問舜之時在廷之臣多矣至傳禹以天下而禹
獨推臯陶何也曰舜徒得此兩人而天下已
治故也禹摠百揆而臯陶施刑內外之治舉
矣古者兵刑之官合爲一觀舜之命臯陶鑿
夷猾夏是其責也則臯陶之職所施於外者
爲詳故臯陶雖不可以無禹而禹亦不可以
無臯陶是以當舜之欲傳位禹獨推之餘人
不與焉孟子曰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己憂而
子夏亦言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
遠矣蓋有見乎此

忠信乃爲進德之基本無忠信則如在虛空中
行德何以進

問孔子於舊館人之壘遇於一哀而出涕遂說
驂以賻之曰吾惡夫涕之無從也而顏淵死
子哭之慟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槨而不與
何也曰遇於一哀而出涕者不期然而然也
然哀有餘也故必有以文之此說驂之禮所
由起乎顏淵死子曰天墜子天墜子則其存

亡與之爲一矣故其哭之也不自知其慟也
其於此奚以文爲文非所以施於顏淵則車
之與不與也惟義所在而已

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弗獲乎上矣信乎朋
友有道不順乎親弗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
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今之君子欲行道
以成天下之務反不知誠其身豈知一不誠
它日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乎故曰不誠未有
能動者也夫以事上則上疑以交朋友則朋
友疑至於無往而不爲人所疑道何可行哉
蓋忘機則非其類可親機心一萌鷗鳥舞而
不下矣

大學一篇聖學之門戶其取道至徑故二程多
令初學者讀之蓋大學自正心誠意至治國
家天下只一理此中庸所謂合內外之道也
若內外之道不合則所守與所行自判而爲
二矣孔子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子思曰君
子篤恭而天下平孟子曰其身正而天下歸
之皆明此也

伊尹所以事君更無回互唯知忠而已所以能

爲放太甲之事然如此而天下不疑者誠意
素著故也因問孟子云有伊尹之志則可後
世之爲人臣者不幸而適遇此事而有伊尹
之志不知行得否若行不得是伊尹之事不
可法於後也曰若有伊尹之志其素行足信
何爲不可但觀蜀先主當時以其子屬諸葛
孔明曰嗣子可輔輔之如不可輔君自取之
備死孔明操一國之權當時軍國大務人材
進退唯孔明是聽而蜀之人亦莫之疑也蓋
孔明自非篡弑之人其素行足信也若如司
馬懿其誰信之伊尹之事自後世觀之以爲
異其實亦所謂中道

問成湯放桀惟有不德何也曰橫渠嘗言湯武
之功聖人之不幸也若論君臣之義則爲臣
而事其君當使其君如堯舜乃是旣不能使
其君如堯舜至其君得罪於天下而放之豈
其所欲哉成湯之事以言順乎天而應乎人
何慙之有然自人情觀之旣以堯舜之禪爲
盡善則征誅而有天下安能無愧乎

問文姜與齊侯淫詩人以不能防閑其母刺莊

公莊公固當深罪乎曰固可罪也觀載驅之詩言魯道有蕩則魯之君臣蕩然無以禁止之也夫君夫人之出入其威儀物數甚矣其曰齊子夕發又何其易乎禮婦人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既曰從子子乃不能防閑之恣其淫亂於誰責而可乎許穆夫人思歸唁其兄而義不得其賦載馳之詩曰大夫君子無我有尤是雖欲歸不可得也曰凱風何以美孝子曰不能安其室是求嫁也嫁猶以正非如姜氏之淫于齊也又此詩之所取特美其負罪引慝而已若叔于田之詩序所謂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其刺之蓋與猗嗟之刺莊公同意

或曰呂吉甫云管仲今人未可輕議之如列子所載仲論隰朋之爲人上忘而下不叛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己若者又如論語稱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則其所能所爲可謂高矣如仲者但不如孔子耳何可輕議曰此未見仲小器之實也若管仲只不如孔子曾西何以不爲

良止也止其所也故繫辭曰止萬物者莫善乎
良又曰成言乎良良者萬物之所成終而所
成始也止於此矣復出乎震不終止也故良
卦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

觀盟而不薦有孚顒若誠意所寓故也古人脩
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本於誠吾意而已詩書
所言莫非明此者但人自信不及故無其效
聖人知其效必本於此是以必由也或曰正
心於此安得天下便平治曰正心一事自是
人未嘗深知之若深知而體之自有其效觀

淵堂錄卷三

三十一

陳

後世治天下皆未嘗識此然此亦惟聖人力
做得徹蓋心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一毫
少差即不得其正自非聖人必須有不正處
然有意乎此者隨其淺深必有見效但不如
聖人之效著矣觀王氏之學蓋未造乎此其
治天下專講求法度如彼脩身之潔宜足以
化民矣然卒不逮王文正呂晦叔司馬君實
諸人者以其所爲無誠意故也明道常曰有
關雉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蓋
深達乎此因問顏子克己欲正心耶曰然

或問經綸天下須有方法亦須才氣運轉得行
曰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先王經綸
之迹也其效博矣然觀其作處豈嘗費力本
之誠意而已今鹿鳴四牡諸詩皆在先王所
歌以燕群臣勞使臣者也若徒取而歌之其
有效乎然則先王之用心蓋有在矣如書堯
典序言克明俊德以至親睦九族平章百姓
協和萬邦法度蓋未及也而其效已臻黎民
於變時雍然後乃命羲和欽若昊天之事然
則法度雖不可廢豈所宜先

未易見而玩易之文以言易若說得深即不是
聖人作用處若說得淺常人之談耳

因言秦漢以下事曰亦須是一一識別得過欲
識別得過須用着意六經六經不可容易看
了今人多言要作事須看史史固不可不看
然六經先王之迹在焉是亦足用矣必待觀
史未有史書以前人何以爲據蓋孔子不存
史而作春秋春秋所以正史之失得也今人
自是不留意六經故就史求道理是以學愈
博而道愈遠若經術明自無工夫及之使有

工夫及之則取次提起一事便湏斷遣處置
得行何患不能識別

盥而不薦初未嘗致物也威儀度數亦皆未舉
而已有孚顙若其所以交於神明者蓋有在
矣又云禮莫重於祭祭莫重於灌蓋求鬼神
於幽陰之時未致其文於此而能致誠以格
鬼神則自灌而往其威儀度數足觀矣若不
既其實而徒以繁文從事何足觀乎故孔子
嘗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蓋歎
時也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又曰

二簋可用享其不貴物而貴誠如此又云古
人所以交神而接人其道一主於誠初無二
也故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幽明本一
理故所以感之者亦以一理聖人以神道設
教而天下服所謂神道誠意而已誠意天德
也

又云無誠意以用禮則所爲繁文末節者僞而
已故老子絕滅禮學而曰忠信之薄亂之首
也

予欲觀古人之象汝明非謂明其禮意也衣服

所以章有德五服五章或非其稱不明孰甚
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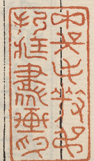
棠棣之言朋友不可相責望蓋君子恕以處朋
友也若爲人朋友所以自處則不可爾周官
以孝友睦婣任恤考人之行若不可責人聖
人何以制法夫鄰里鄉黨力足以相助相持
猶不敢不勉而況於朋友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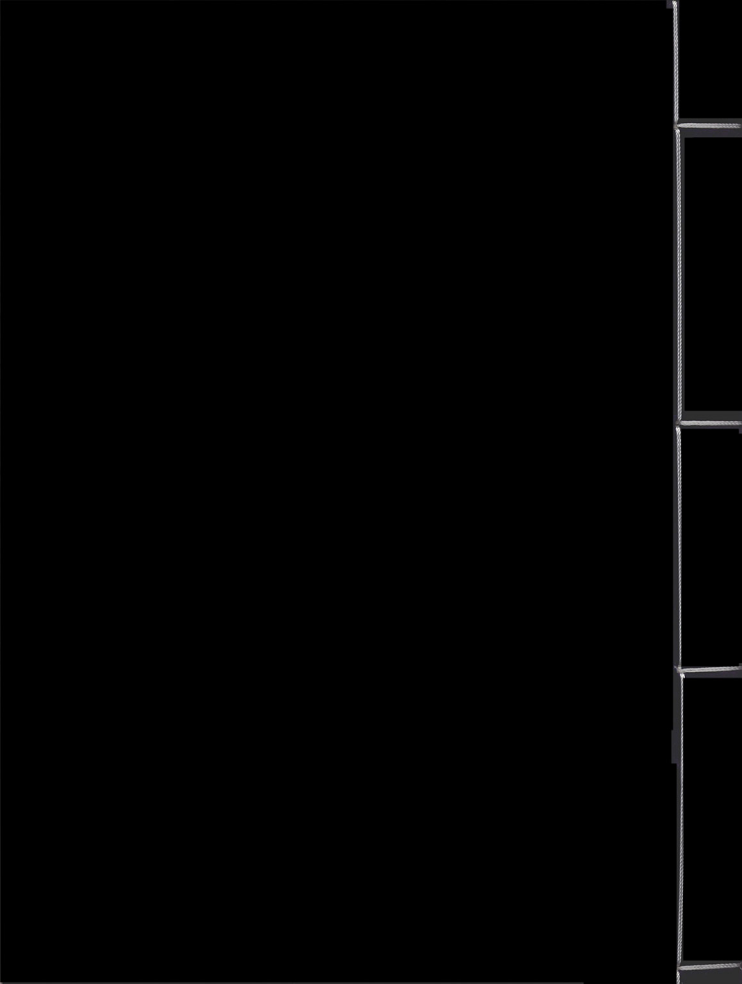
問所解論語犯而不校處云視天下無一物非
仁也故雖犯而不校此如四海皆兄弟之義
看否曰然仁者與物無對自不見其有犯我
者更與誰校如孟子言仁者無敵亦是此理

卷七十六

龜山先生語錄卷之二

龜山先生語錄卷第二





龜山先生語錄

二



龜山先生語錄卷第三

餘杭所聞



揚雄云多聞守之以約多見守之以卓其言終有病不如孟子言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為無病蓋博學詳說所以趨約至於約則其道得矣謂之守以約卓於多聞多見之中將何守見此理分然後知孟子之後其道不傳知孟子所謂天下可運於掌為不妄正心到寂然不動處方是極致以此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其於平天下也何有

二十一 龜山語錄卷三

曾子開不以顏色語言假借人其慎重為得大臣之體於今可以庶幾前輩風流者惟此一人耳

齊戰在聖人何以慎曰齊所以事神戰所以用民命固當慎也曰孔子云我戰則克祭則受福何也曰此非聖人之言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又敢自謂其能克乎夫祭之為道初不為致福故祭祀不祈君子於其親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其他所祭報本反始而已何求福之有又曰武王三分

天下有其二度德量力皆足以勝受而無疑
焉而曰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
良是不敢必其戰之勝也而記稱孔子之言
曰我戰則克必不然矣

問或謂人主之權當自主持是否曰不為臣下
奪其威柄此固是也書稱湯曰用人惟已而
孟子亦曰見賢焉然後用之則人君之權豈
可為人所分然孟子之論用人去人殺人雖
不聽左右諸大夫之毀譽亦不聽國人之公
因國人之公是非吾從而察之必有見焉而
後行如此則權常在我矣若初無所見姑信
己意為之亦必終為人所惑不能固執矣

問或謂衛於王室為近懿公為狄所滅齊桓公
攘戎狄而封之當是時夷狄橫而中國微桓
公獨能如此故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
衽矣為其功如此也觀晉室之亂胡羯猖獗
於中原當是時只為無一管仲故顛沛如此
然則管仲之功後世信難及也曰若以後世
論之其功不可謂不大自王道觀之則不可
以為大也今人只為見管仲有此故莫敢輕

議不知孔孟有為規模自別見得孔孟作處則管仲自小曰孔孟如何曰必也以天保以上治內以采薇以下治外雖有夷狄安得遽至中原乎如小雅盡廢則政事所以自治者俱亡四夷安得而不交侵中國安得而不微方是時縱能救之於已亂雖使中國之人不至被髮左衽蓋猶賢乎周襄之列國耳何足道哉如孟子所以敢輕鄙之者蓋以非王道不行故也曰然則孔子何為深取之曰聖人之於人雖有毫末之善必錄之而況於仲乎若使孔子得君如管仲則管仲之事蓋不暇為矣

問或謂今世直道難行必有術焉若事事要是自立不任道如何行得觀周勃狄仁傑之在漢唐必須優柔浸灌蒙恥忍垢俟時而後發故功成事遂如必危言極論則速禍無補矣曰學者當以聖王為師如周勃何人而可取法勃之不為祿產戮也幸矣觀其提比軍而入也號於衆曰為劉氏者左袒此最為無謀設使當時呂氏之黨先有以固結衆心皆為

之右袒何以處之非唯皆右袒只使左右袒者相半亦不能決勝矣豈不危乎曰勃湏知衆皆爲劉氏故爲此說曰旣知其爲劉氏則此說尤爲贅語爲勃之計但當問義之所在以義驅之可也如當時平勃兩人俛首以事呂后其在平則或有謀在勃驅之爲亂亦固從之矣此何可保觀勃初無學術亦無智略庸謬人耳方文帝諭之就國畏帝以事誅之至使人以兵甲左右爲衛若果君命見誅勃殆將以所自衛者叛乎此尤可笑也後之人多以成敗論人物故如勃者得與忠賢之列亦可謂幸矣狄仁傑在武后時能撥亂反正謂之社稷臣可也然亦何嘗挾數任術觀史氏所載其議論未嘗不以正當時但以母子天性之說告武后其瀆於死者亦屢矣卒至武后怒而言曰還汝太子夫豈嘗姑務柔從以陰幸事之成乎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人臣之事君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可也豈可枉已以求難必之功乎又言西漢之士多尚

權謀戰國餘俗也觀高祖時只有一張子房
乃君子人其他少有可取者又言班固稱高
祖謂王陵少戆可以佐陳平然安劉氏者必
勃此語蓋未驗也陳平獨任事甚又王陵一
言而免終不曾佐得陳平平獨任亦無變
孟子言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聞也惟大人
爲能格君心之非蓋人與政俱不足道則須
使人君心術開悟然後天下事可循序整頓
然格君心之非須要有大人之德大人過人
處只是正己正己則上可以正君下可以正
人今之賢者多尚權智不把正己爲先縱得
好時節終是做不徹或謂權智之人亦可以
救時據其所見正不欲得如此人在人君左
右壞人君心術

因言人君喻臺諫言事若事當言可以言否曰
英宗朝傅欽之奏劄子上不從因曰臺諫有
合理會事却不理會欽之曰不知方今合理
會者是何事上曰何不言蔡襄欽之云若襄
有罪陛下何不自朝廷竟正典刑責之安用
臣等言上曰欲使臺諫言其罪以公議出之

欽之云若付之公議臣但見蔡襄辨山陵事
有功不見其罪臣身為諫官使臣受旨言事
臣不敢

因言特旨及御筆行遣事曰 仁宗時或勸云

陛下當收攬權柄勿令人臣弄威福 仁宗

曰如何收攬權柄或曰凡事須當自中出則
福威歸陛下矣 仁宗曰此固是然措置天

下事正不欲自朕出若自朕出皆是則可知
有不是難於更改不如付之公議令宰相行
之行之而天下以為不便則臺諫得言其失

於是改之為易矣據 仁宗識慮如此天下

安得不治人君無心如天 仁宗是也

曾子開端嚴可畏有大臣之風若其輩流雖位
崇望重少不以言語禮貌牢籠人者殊為失
體

章郇公在私第子弟有夜叩門稟事者公曰若
是公事明早來待漏院理會若是私事即於
堂前夫人處稟覆在中書一日坐處地陷徐
起使人填之不以為怪家人聞之甚憂及公
還家亦不言至晚公與弟虞部者對飲虞部

問公今日聞中書地陷是否曰中書地何干
汝事竟不言前輩大抵有此氣象卒乍搖撼
不動

爲政要得厲威嚴使事事齊整甚易但失於不
寬便不是古人作處孔子言居上不寬吾何
以觀之哉又曰寬則得衆若使寬非常道聖
人不只如此說了今人只要事事如意故覺
見寬政悶人不知權柄在手不是使性氣處
何嘗見百姓不畏官人但見官人多虐百姓
耳然寬亦須有制始得若百事不管唯務寬

大則胥吏舞文弄法不成官府須要權常在
已操縱予奪揔不由人儘寬不妨伯淳作縣
常於坐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某每日常有
愧於此觀其用心應是不錯決撻了人古人
於民若保赤子爲其無知也常以無知恕之
則雖有可怒之事亦無所施其怒無知則固
不察利害所在教之趣利避害全在保者今
赤子若無人保則雖有坑阱在前蹈之而不
知故凡事疑有後害而民所見未到者當與
他做主始得州縣近令勸誘富民買鹽勸誘

即須有買者但異時令百姓買鹽其初亦令
勸誘百姓名一入官以後便不可脫爲民父
母豈可暫時罔之使之終身受其害

孟子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
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
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
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欲格君心之非正君
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
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
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
後知性之善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求叔却言
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求叔論列是非利害
文字上儘去得但於性分之內全無見處更
說不行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
世法亦只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
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
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問如管仲之才使孔子得志行乎天下還用之
否曰管仲高才自不應廢但紀綱法度不出
自他儘有用處曰若不使他自爲或不肯退

聽時如何曰如此則聖人廢之不問其才因
言王道本於誠意觀管仲亦有是處但其意
別耳如伐楚事責之以包茅不貢其言則是
若其意豈爲楚不勤王然後加兵但欲楚尊
齊耳尊齊而不尊周管仲亦莫之詰也若實
尊周專封之事仲豈宜爲之故孟子曰五霸
假之也蓋言其不以誠爲之也今蘇州朱冲
施貧度僧置安樂院給病者醫藥人賴以活
甚衆其置物業則厚其直及其收息則視衆
人所取而輕之此皆是好事只爲其意正在

三〇甲

龜谷先生集卷之三

江

於規利而竊譽於人故人終不以好人許之
仲尼之門無道相文之事而孟子直截不比
數之其意亦猶此也又言自孟子後人不敢
小管仲只爲見他不破近世儒者如荆公雖
知卑管仲其實亦識他未盡況於餘人若
知王良羞與嬖奚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
爲之意則管仲自然不足道又言管仲只爲
行詐故與王者別若王者純用公道而已又
言霸者之民驩虞如也治民使之驩樂有甚
不得但如所謂皞皞如也則氣象便與霸者

之世不同蓋彼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違道干
譽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教人喜亦不教
人怒

瑩中言乘舟事最好然元祐舟不知爲甚橋得
太重及紹聖時不知却如何亦偏多載了據
此兩舟所載者因何物得重今當減去何物
則適平若被人問到此須有處置始得如是
本分處置得事之人必須有規矩繩墨一一
調和得是不令錯了若只說得搃腦便休亦
不濟事孟子言天下可運於掌如彼所言天
下誠可運於掌也

謂曾見志字云上合下便執得繼述兩字牢更
不可易因言繼述兩字自好但今用之非是
當時自合說與真箇道理且好貨好色孟子
猶不鄙其說而推明之而况上有繼述之意
豈容無所開道而使小人乘間謬爲邪說以
進則其末流激成今日之弊不足恠矣夫繼
述之說始於記所稱武王周公今且舉周公
一二事明之文王耕耨者九一至周公則更而
爲徹文王關市譏而不征至周公則征之武

王克商乃反商政政由舊逮周公七年制禮
作樂昔者文武所由之政安在聖人作處唯
求一箇是底道理若果是雖紂之政有所不
革果非雖文武之政有所不因聖人何所容
心因時乘理欲天下國家安利而已且如

神考十九年間艱難勤苦制爲法度蓋欲以
救時弊使百姓也便百姓則其志救時弊則
其事此獨不當繼述乎今繼述足以救時弊
便百姓也是亦 神考而已釋此不務乃欲
一二以循熙豐之迹不然則爲不孝此何理

三十一

龜谷遺稿卷之三

四

也且如祖宗有天下百有餘年法內安樂其
法度豈皆不善 神考一起而更之 神考
亦謂之不孝可乎自唐末至五代禍亂極矣
太祖 太宗順人心定天下傳數世而無變
此豈常人做得然而法度不免有弊者時使
之然爾若謂時使之然則 神考之法豈容
獨能無弊補偏救弊是乃 神考所以望乎
後世也何害於繼述而顧以爲不孝乎今之
所患但人自不敢以正論陳之於上恐有滯
礙妨嫌若吾輩在朝廷湏是如此說始得其

聽不聽則其去就之義焉議論不知道理所
在徒有口辯即勝他識道理人不過如戰國
說士遇孟子便無開口處

問或謂荆公晚年詩多有譏誚 神考處若下

注脚儘做得謗訕宗廟他日亦拈得出曰君
子作事只是循一箇道理不成荆公之徒箋
注人詩文陷人以謗訕宗廟之罪吾輩也便
學他昔王文正在中書寇萊公在密院中書
偶倒用了印萊公須勾吏人行遣他日密院
亦倒用了印中書吏人呈覆亦欲行遣文正

三十一

皇朝詩話卷三

問吏人汝等且道密院當初行遣倒用印者
是否曰不是文正曰既是不是不可學他不
是更不問如今日所罪謗訕宗廟毀謗朝政
者自是不是先王之時惟恐不聞其過故許
人規諫至於舜求言乃立謗木是真欲人之
謗己也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蓋
聖人之於天下常懼夫在己者有所未至故
雖小人怨詈亦使人主自反詩三百篇經聖
人刪過皆可以爲後王法今其所言譏刺時
君者幾半不知當時遭謗訕之罪者幾人夫

禁止謗訕自出於後世無道之君不是美事
何足爲法若祖宗功德自有天下後世公議
在豈容小已有所抑揚名之曰幽厲雖孝子
慈孫百世不能改夫爲人子孫豈不欲聖賢
其祖考但公議以惡名歸之則雖欲改之不
能得也其曰名之曰幽厲當時誰實名之茲
豈獨其子孫之不孝乎如此在人主前開陳
乃是正理今之君子但見人言繼述亦言繼
述見人罪謗訕亦欲求人謗訕之迹罪之如
此只是相把持正理安在如元祐臣寮章疏
論事今乃以爲謗訕此理尤非使君子得志
須當理會令分明今反謂他門亦嘗謗訕不
唯效尤兼是使元祐賢人君子愈出脫不得
濟甚事

言季常在京時嘗問正心誠意如何便可以平
天下與之言後世自是無人正心若正得心
其效自然如此此心一念之間毫髮有差便
是不正要得常正除非聖人始得且如吾輩
還敢便道自己心得其正否此須是於喜怒
哀樂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於喜怒哀樂之

後能得所謂和致中和則天地可位萬物可育其於平天下何有因論孟子直以禹稷比方顏子只顏子在陋巷時如禹稷事業便可爲之無難若正心誠意不足以平天下則禹稷功巍巍如此如顏子者如何做得

問伯夷柳下惠如何見得能朝諸侯一天下曰只看顏子在陋巷便做得禹稷事業則夷惠之能朝諸侯一天下可知聖人之得邦家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自是力量不同如夷惠之風能使頑夫廉懦夫有立志鄒夫寬薄夫敦奮乎百世之上下聞者莫不興起則其未有爲之時人固已心悅而誠服之矣使得百里之地而君之其效宜如何

叔孫通作原廟是不使人主改過而教之耻過作非也此爲萬世之害今大廟却閉了只嚴奉景靈宮是舍先王之禮而從一謬妄之叔孫通也豈不過乎

母意只是去私意若誠意則不可去也

重見

因讀東坡和淵明形影神詩其影荅形云君如煙上火火盡君乃別我如鏡中像鏡壞我不

滅曰影因形而有無是生滅相故佛嘗云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正言其非實有也何謂不滅他日亦嘗讀九成臺銘云此說得之莊周然而以江山吞吐草木俯仰衆竅呼吸鳥獸號鳴爲天籟此乃周所謂地籟也但其文精妙讀之者或不之察耳

言荆公云天使我有是之謂命命之在我之謂性是未知性命之理其曰使我正所謂使然也然使者可以爲命乎以命在我爲性則命自一物若中庸言天命之謂性性即天命也又豈二物哉如云在天爲命在人爲性此語似無病然亦不須如此說性命初無二理第所由之者異耳率性之謂道如易所謂聖人之作易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也

謂常問志寧云至道無難惟嫌揀擇其理是否志寧曰是曰若爾公何不殺人放火志寧無語

揚雄云學所以修性夫物有變壞然後可修性無變壞豈可修乎唯不假修故中庸但言率性尊德性孟子但言養性孔子但言盡性

因論荆公法云青苗免役亦是法然非藏於民之道如青苗取息雖不多然歲散萬緡則奪民二千緡入官既入官則民間不復可得矣免役法取民間錢雇人役於官其得此錢用者蓋皆州縣市井之人不及鄉民鄉民惟知輸而已而不得用故今鄉民多乏於財也青苗二分之息可謂輕矣而不見有利於百姓何也今民間舉債其息少者亦須五七分多者或倍而亦不覺其爲害曰惟其利輕且官中易得人徒知目前之利而不顧後患是以

龜山語錄卷二

樂請若民間舉債則利重又百端要勒得之極難故人得已且已又青苗雖名取二分之息其實亦與民間無異蓋小民既有非不得已而請者又有非不得已用之且如請錢千或遇親舊於州縣間須有酒食之費不然亦須置小小不急之物只使二百錢已可比民間四分之息又請納時往來之用與官中門戶之賂遺至少亦不下百錢况又有胥吏追呼之煩非貨不行而公家期限又與私家不同而民之畏法者至舉債以輸官往往沿此

遂破蕩產業者固多矣此所以有害而無利也或云官中息輕民得之可以自爲經營歲豈無二分之息乎蓋未之思也若用之商販則錢散而難集正公家期逼卒收不聚失所指準其患不細往年富家知此患也官中配之請不得已請而藏之比及期出私錢爲息輸之官乃無患然使民如此是無事而侵擾之也何名補助之政乎

翟霖送正叔先生西遷道宿僧舍坐處背塑像先生令轉倚勿背霖問曰豈以其徒敬之故

龜山語錄卷之三

亦當敬耶正叔曰但具人形貌便不當慢因賞此語曰孔子云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蓋象人而用之其流必至於用人君子無所不用其敬見似人者不忽於人可知矣若於似人者而生慢易之心其流必至於輕忽人

孟子言仁者如射蓋生於子思射有似乎君子之說言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蓋生於孔子以言必信行必果爲硜硜然小人之說

學校養士反不如居養安濟所費之多如餘杭
學今止有三十人而居養安濟乃共有百餘
人居養安濟人給米二升錢二十爲士者所
給如其數加四錢耳而士未必常在學也則
其所費固寡於彼矣若其所養實是窮民疾
病者誠善然所養止浮浪游手之徒耳夫厲
良民而養游手是何政事近詔又收養年五
十者自此往往來者益多所費當益廣夫年
五十則子自可昏女自可嫁安得爲無告之
窮民乎又其所養多聚異鄉之人不許根問
來處則雖有父子夫婦官吏何緣得知故其
弊爲甚若只許土着人就本貫收養亦易爲
檢察而其弊減矣

因看合浦論無爲軍役法曰天下役法多有不
同處如所論與潭州處置全別潭州紹聖間
所定皆出公之手又言吏有祿本要養其廉
耻及不廉故可從而責之此爲待之盡然亦
須養得過方得若養他不過不如勿給徒費
財耳何則彼爲吏於此蓋欲以活父母妻子
故爲之今也養之不過雖有刑戮在前寧免

其受賕乎如法曹之俸月十千而法司乃十二千則法吏之祿爲過於法官又常平吏人月給六千此乃可責之以不受賕其餘千錢或二三千而已給紙札尚不足安能活其家則其勢湏至乞覓如必若法司常平吏人重其祿則財用之費無所從出兼是吏祿亦不用多給者如學士茶鹽司吏人近制祿皆不減十千彼有何事繁難作何情弊而可以當此祿乎若此雖謂之妄費可也

民之於上不從其令而朝廷惟以言論之宜其

龜山錄卷三

四

以爲虛文而莫之聽也今天下非徒不從上令而有司亦不自守成法觀官吏所奉行惟奉行朝廷之意而已若皆守法則法亦自足以致治且如役法耆長許募而不許差輒差者徒二年然法當募上戶其傭二千錢

遂州縣定

此餘杭所定

豈有上戶肯利若干錢而願役於官乎上戶不願則其勢湏至強使爲之是名募而實差也其如法何又如日近買翎毛郡不敷諸縣令買者以於法不許抑配故也然翎毛非人所常有而郡中文移督責諸縣但使

之權人以其所收藏翎毛輸之官若縣中只
依法行遣安得辦集其勢亦湏至抑配是名
和買而實抑配也如此者皆法之不可行者
也法至於不可行則人惟意之從而巳

立法要使人易避而難犯則必行而無赦此法
之所以行也令法太嚴密直使人於其間轉
側不得故易犯是以犯法之人官吏多不忍
行法必宛轉爲犯者之地法如何行得

人各有勝心勝心去盡而惟天理之循則機巧
變詐不作若懷其勝心施之於事必以一己

三十一

龜谷錄卷三

三十一

三十一

之是非爲正其間不能無窒礙處又固執之
不移此機巧變詐之所由生也孔子曰不知
命無以爲君子知命只是事事循天理而已
循天理則於事無固必無固必則計較無所
用

神考問伯淳王安石如何人伯淳云安石博學
多聞則有之守約則未也又嘗問是聖人否
伯淳云詩稱周公孫碩膚赤鳥几几聖人
蓋如是若安石剛褊自任恐聖人不然

問子思之不使白也墜出母也是乎曰禮適子

不爲出母服曰何也曰繼體也

問陳莊子死赴於魯縣子謂繆公哭之而曰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夫哭之也以畏何也曰以言世有然也非古之禮也若古之大夫則束脩之問不出竟故生無相問其死也何赴告之有哉後世國亂而君昏爲臣者交政於中國故生則同盟死則赴告非禮也故春秋因其卒而書之所以著其罪也

仲素問橫渠云氣質之性如何曰人所資稟固有不同者若論其本則無不善蓋一陰一陽

之謂道陰陽無不善而人則受之以生故也然而善者其常也亦有時而惡矣猶人之生也氣得其和則爲安樂人及其有疾也以氣不和而然也然氣不和非其常治之而使其和則反常矣其常者性也此孟子所以言性善也橫渠說氣質之性亦云人之性有剛柔緩急強弱昏明而已非謂天地之性然也今夫水清者其常然也至於湛濁則沙泥混之矣沙泥既去其清者自若也是故君子於氣質之性必有以變之其澄濁而水清之義歟

因見王逢原文集曰此高論怨誹之人也他日嘗曰此子才則高矣見道則未

中庸深處多見於孟子之書其所傳也歟

徐師川歸洪州欲不復來先生問之曰公免得仕宦否若端的有以自贍不必復來固好第亦湏着仕官如何師川曰亦以免仕宦未得曰如此則當復來供職仕官處處一般既未免得須復爲他官逃此之彼彼亦宜有不安處是無地可以自容也師川曰來此復爲人所羅織陷於禍奈何曰顧吾所自爲者如何

耳苟自爲者皆合道理而無愧然而不能免者命也不以道理爲可憑依而徒懼其不免則無義無命矣師川曰極是亦待來此若做不得去之未爲晚又言人只爲不知命故纔有此事便自勞攘若知得徹便於事無不安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柝魁其如予何固嘗解云使孔子不免於柝魁之難是亦天也柝魁其如何哉蓋聖人之於命如此夫富貴死生人無與焉何尤人之有孟子分明爲臧倉所毀不遇於魯侯而以爲不遇非臧倉之力蓋

知命也。列子曰：桓公非能用讎也，不得不用管仲，非能舉賢，不得不舉。此說得之矣。曰：列子此說似知命，然至其論夷惠以爲於清貞之尤，以放於餓死寡宗，以公孫朝穆之事爲得計，以堯舜桀紂之事爲不足較，茲豈非其過乎？曰：其過也。若聖人所謂知命，義常在其中矣。然則彼亦豈得之而不盡者乎？曰：然。

仲素問：知微之顯，莫只是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否？曰：然。因言有僧入僧堂，不言而出，或曰：莫道不言，其聲如雷。莊周之尸

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可謂善言者也。

孟子直是知命。滕文公以齊人築薛爲恐，問救之之術，而對以君如彼，何哉？強爲善而已矣。以竭力事大國，則不得免，問安之道，而對以太王居邠，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而繼之以效死不去之策，自世俗觀之，可謂無謀矣。然以理言之，只得如此說。捨此，則必爲儀秦之爲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天理即所謂命。

語羅仲素云今之學者只爲不知爲學之方又不知學成要何用此事體大須是曾着力來方知不易夫學者學聖賢之所爲也欲爲聖賢之所爲須是聞聖賢所得之道若只要博通古今爲文章作忠信愿慤不爲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爲聞道則不可且如東漢之衰處士逸人與夫名節之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作處責之以古聖賢之道則畧無毫髮髣髴相似何也以彼於道初無所聞故也今時學者平居則曰吾當爲古人之所爲纔有事到手便措置不得蓋其所學以博通古今爲文章或志於忠信愿慤不爲非義而已而不知須是聞道故應如此由是觀之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

仲素問詩如何看曰詩極難卒說大抵須要人體會不在推尋文義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者情之所發也今觀是詩之言則必先觀是詩之情如何不知其情則雖精窮文義謂之不知詩可也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

禮後乎孔子以謂可與言詩如此全要體會
何謂體會且如關雎之詩詩人以興后妃之
德蓋如此也須當想象雎鳩爲何物知雎鳩
爲擊而有別之禽則又想象關關爲何聲知
關關之聲爲和而通則又想象在河之洲是
何所在知河之洲爲幽閑遠人之地則知如
是之禽其鳴聲如是而又居幽閑遠人之地
則后妃之德可以意曉矣是之謂體會惟體
會得故看詩有味至於有味則詩之用在我
矣

三十一

龜山語錄卷三

三十五

語仲素西銘只是發明一箇事天底道理所謂
事天者循天理而已

因論蘇明允權書衡論曰觀其著書之名已非
豈有山林逸民立言垂世乃汲汲於用兵如
此所見安得不爲荆公所薄曰大蘇以當時
不去二虜之患則天下不可爲又其審敵篇
引晁錯說景帝削地之策曰今日夷狄之勢
是亦七國之勢其意蓋欲掃蕩二虜然後致
太平耳曰纔以用兵爲事只見搔擾何時是
天下息肩時節以仁宗之世視二虜豈不

勝如戰國時然而孟子在戰國時所論全不以兵爲先豈以崇虛名而受實弊乎亦必有道矣

問秦少游進卷論所以禦戎乃欲以五路之兵歲出一路以擾夏人之耕如此是吾五歲一出兵而使夏人歲歲用兵此滅狄之道也當時元祐間有主此議者此果可用否曰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必不得已誅其君而平其民可也豈容如此兼是亦無此理今常以五路之師合攻夏人尚時有不支歲出一路其傾國而來攻城破邑吾其可止以一路之衆當之乎大抵今之士人議論只是口頭說得施之於事未必有效

言朱公揆上殿 神考問欲再舉安南之師公揆對願陛下禽獸畜之蓋夷狄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得已且已須要廣土闢地何益自紹聖崇寧以來所以待夏人大是失策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今不務德以致人徒得其空地又運中國之財以守之是何所見

君臣之間要當一德一心方作得事古之聖賢相與以濟大業蓋無不然者觀舜命禹征有苗已誓師往伐而益以一言贊禹禹遂班師舜以禹之班師便爲之誕敷文德而有苗格矣舜命禹徂征禹旣行而益有言宜告之舜不告舜而告之禹禹承命於舜及其不遂行也宜先稟之舜乃擅反兵而不疑舜於二人者無責焉可也乃徇其所爲從而相之益之意豈不曰禹猶舜而禹之意豈不曰舜猶己也歟夫是之謂一德一心自今觀之則益之言可以謂之沮壞成事而禹之事爲逗留君命矣然古之君臣各相體悉如此古人立功所以易而後世成事所以難也

語仲素曰其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閑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此蓋其所爲者如此

又云西銘會古人用心要處爲文正如杜順作法界觀樣

仲素問盡其心者知其性如何是盡心底道理

曰未言盡心須先理會心是何物又問曰心之爲物明白洞達廣大靜一若體會得了然分明然後可以言盡未理會得心盡箇甚能盡其心自然知性不用問人大抵須先理會仁之爲道知仁則知心知心則知性是三者初無異也橫渠作西銘亦只是要學者求仁而已

論及陽城事謂永叔不能純夫取之其言曰陽城蓋有待而爲者也後世猶責之無已其不成成人之美亦甚哉此論似近厚曰陽城固可取然以爲法則不可裴延齡之欲相其來非一朝一夕何不救之於漸乎至於陸贄之貶然後論延齡之姦佞無益矣觀古人退小人之道不然易之姤卦曰女壯勿用取女夫姤一陰生未壯也而曰壯者生而不已固有壯之理也取女則引而與之齊也引而與之齊則難制矣陰者小人之象也小人固當制之於漸也故當陰之生則知其有壯之理其有壯之理則勿用取女可也是以姤之初爻曰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金柅止車之行

也陰之初動必有以柅之其制之於漸乎蓋
小人之惡制之於未成則易制之於已成則
難延齡之用事權傾宰相雖不正名其爲相
其惡自若也何更云待其爲相然後取白麻
壞之耶然城之所爲當時所難能也取之亦
是但不可以爲法耳

龜山先生語錄卷第三

龜山先生語錄卷第四

餘杭所聞

神宗賜金荆公荆公即時賜蔣山僧寺爲常住
了翁云嘗見人說以此爲曠古所難其實能
有多少物人所以難之蓋自其眼孔淺耳曰
荆公作此事絕無義理古者人君賜之果尚
懷其核懷核所以敬君賜也所賜金義當受
則受當辭則辭其可名而受之而施之僧寺
乎是賤君賜也金可賤君賜不可賤書曰人
不易物雖德其物若於義當受而家已足不

願藏之家而班諸昆弟之貧者則合禮矣

真宗問李文靖曰人皆有密啓而卿獨無何也
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
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即佞臣常惡之豈可
效尤曰祖宗時宰相如此天下安得不治

因說唐明皇欲取石堡城王忠嗣不可李光弼
勸之忠嗣曰石堡城非殺數萬人不可取忠
嗣今不奉詔縱得罪天子不過以一將軍歸
宿衛其次不過黔中上佐忠嗣豈以一官易
數萬人之命哉忠嗣如此極知輕重曰忠嗣

意其善然不能無過夫人臣之事君苟利於國死生以之不應以官職之不足顧計爲言也謂官職之不足道此猶以利言若是古之賢聖處事只論是非而已如以利言則禍患有大於一將軍宿衛黔中上佐是將從之乎惜乎忠嗣之處此未盡也然則其言合如何曰當云今得罪主上不過一身之利害危辱耳豈可以一身之重而輕數萬人之命哉如此則其言無病

因言

真宗朝有百姓爭財以狀投廳其語有

三十七

龜谷卷八十四

二

比上德爲桀紂者比奏御

真宗令宮中錄

所訴之事付有司根治而匿其狀曰百姓意在爭財其實無他若并其狀付有司非惟所訴之事不得其直必須先按其指斥乘輿之罪百姓無知亦可憐也曰祖宗慈仁如此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祖宗分明有此氣象天下安得而不治言真宗時監司有以羨餘進奉者議賞內批云國家賦有常數安得羨餘果有之若非入時大量卽是出時減刻安可賞因曰祖宗不爲文章然似此語

言萬世可傳誦也

謂揚子雲作太元只據他立名便不是既定却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不知如何相錯得八卦所以可變而為六十四者只為可相錯故可變耳惟相錯則其變出於自然也問正叔先生云或說易曰乾天道坤地道正是亂說曰乾坤非天地之道邪曰乾豈止言天坤豈止言地又言問乾坤不止言天地而乾卦多言天坤卦多言地何也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乾卦言天

坤卦言地只為語其類耳如說卦於乾雖言為天又言為金為玉以至為駁馬良馬為木果之類豈盡言天故繫辭曰伏羲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若此者所謂類萬物之情也只如說卦所類亦不止此為之每發其端使後之學易者觸類而求之耳蓋作易者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故孔子繫辭推明之曰此卦於天文地理則為某物於鳥獸草木則為某物於身於物則為

某物各以例舉不盡言也學者觸類而求之則思過半矣不然說卦所叙何所用之

論橫渠曰正叔先生亦自不許他曰先生嘗言自孟子之後無他見識何也曰如彼見識秦漢以來何人到得論與叔曰正叔先生嘗言與叔只是守橫渠說更不肯易才東邊扶得起又倒從西邊去此二人爲常有疑焉故問謂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今天下上自朝廷大臣下至州縣官吏莫不以欺誕爲事而未有以救之只此風俗怎抵當他

三十九

龜書 卷四

四

謂學校以分數多少校士人文章使之胷中曰夕只在利害上如此作人要何用

謂正叔云古之學者四十而仕未仕以前二十餘年得盡力於學問無他營也故人之成材可用今之士十四五以上便學綴文貢官豈嘗有意爲己之學夫以不學之人一旦授之官而使之事君長民治事宜其效不如古也故今之在仕路者人物多凡下不足道以此謂毛富陽云士人如張孝伯真可謂恬於進取者因說張孝伯好曰愿人也然終無使他處

若據此人天資直是美惜其少學耳問孝伯
樂正子之流否曰非也彼已無進爲撫世之
意若樂正子將爲政於魯孟子聞之爲之喜
而不寐孟子不徒喜也蓋望其能有爲也如
孝伯恐不足以當人望只是一箇愿慤可尚
耳問愿與善人如此其異乎曰善人爲邦百
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豈愿者之事因又問九
德曰愿而恭蓋愿必濟以恭然後能成德也
然愿者自應恭謹何謂相濟曰愿者自爲之
人耳如孟子所謂責難於君愿做不得責難
於君愿特貌恭而已

龜曰語 卷下

一五

共

謂與季常言王氏只是以政刑治天下道之以
德齊之以禮之事全無他日季常曰細思之
實如公言但道以德齊以禮之事於今如何
做曰湏有會做只爲而今不用着此等人若
是他依本分會底必有道理

君子陽陽之詩序以謂閔周蓋言君子至於相
招爲祿仕全身遠害於周不足刺也可閔而
已夫賢人才士苟以得祿養父母活妻孥爲
事而無致君行道之心誰與爲治此所以亂

益亂也尚足刺乎

二南爲王道之基本只爲正家而天下定故也
問共姜之父母不知夫婦之義不當責邪曰以
共姜之自誓不嫁爲守義則彼欲奪而嫁之
者爲不義可知取此則去彼矣

作文字要只說目前話令自然分明不驚怛人
不能得然後知孟子所謂言近非聖賢不能
也

問父子之間不責善固是至於不教子不亦過
乎曰不教不親教也雖不責善豈不欲其爲
善然必親教之其勢必至於責善故孔子所
以遠其子也曰使之學詩學禮非教乎曰此
亦非強教之也如學詩學禮必欲其學有所
至則非孔子所以待其子故告之學則不可
不告及其不學亦無如之何

因論特旨曰此非先王之道先王只是好生故
書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爲天子豈應以殺
人爲己任孟子曰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
曰國人殺之也謂國人殺之則殺之者非一
人之私意不得已也古者司寇以獄之成告

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宥然後致刑夫宥之者天子之德而刑之者有司之公天子以好生爲德有司以執法爲公則刑不濫矣若罪不當刑而天子必刑之寧免於濫乎然此事其漸有因非獨人主之過使法官得其人則此弊可去矣舜爲天子若瞽叟殺人臯陶得而執之舜猶不能禁也且法者天下之公豈宜徇一人之意嘗惟張釋之論渭橋犯蹕事宜罰金文帝怒釋之對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此說甚好然而曰方其時上使人誅之則已以謂爲後世人主開殺人之端者必此言也夫法旣曰天子與天下公共則得罪者天子必付之有司安得擅殺使當時可使人誅之今雖下廷尉越法而誅之亦可也

因論爲政曰書云毋忿疾于頑若忿疾于頑便失之嚴嚴便非居上之道

問有人問正叔周公欲以身代武王之死其知命乎正叔曰只是要代兄死豈更問命此語

如何曰是也曰聖人不應不知天理天理既
不然而必行之其誠不幾於無物否曰聖人
固知天理然只爲情切猶於此僥倖萬一也
故至誠爲之又曰金滕之事有之然其間亦
有言語可疑者如云元孫不若曰多才多藝
聖人似不應如此說

因言正叔云人言沛公用張良沛公豈能用張
良張良用沛公耳良之從沛公以爲韓報秦
也旣滅秦於是置沛公關中辭歸韓而已見
沛公有可以取天下之勢故又從之已取天

亂世錄之四

下便欲棄人間事從赤松遊良不爲高祖之
臣可見矣此論甚好以前無人及此曰此論
亦未盡張良蓋終始爲韓者方沛公爲漢王
之國遣良歸韓良因說沛公燒絕棧道此豈
復有事漢之意及良歸至韓聞項羽以良從
漢王故不遣韓王成之國與俱東至彭城殺
之先是良說項梁以韓諸公子橫陽君成可
立梁遂使良求韓成立爲韓王良爲韓司徒
良以成見殺之故於是又間行歸漢其意蓋
欲爲韓報項羽也至漢高祖用其謀已破項

羽平定天下從高祖西都關中於是如有導引辟穀從赤松子之語蓋爲韓報仇之心於是方已故也據良先說高祖絕棧道然後歸韓此亦似有意使韓王成若在良輔之并天下未可知良意以謂可與之平天下者獨高祖高祖既阻蜀不出其他不足慮矣不幸韓王成爲項羽所殺故無以自資而卒歸漢也如高祖亦自用張良不盡良之術亦不止於此須更有事在其臣高祖非其心也不得已耳

因言曾與季常論鑄鼎云鼎之爲說左傳曾道來後之人得以藉口者以此爾然使如丘明之說不誣亦不過象物之形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而已後之人主用方士厭勝祈禳之法此何所據丘明云成王定鼎于郊鄆卜卅卜年天所命也然而洛誥周公所作當時所爲無不載者若鼎之爲物乃社稷重器當載而莫之載者何也鼎鑄于夏時夏之法制莫詳於禹貢之書豈有九牧貢金成此重器欲以協上下承天休而禹貢曾無一語及

之乎易六十四卦其在鼎也取象爲備如丘
明之說畧無毫髮相類而况於後之紛紛者
乎故凡事無徵者皆不可爲也後世如曹參
可謂能克己者攻堅陷敵是其所長至其治
國爲天下乃以清靜無爲爲事氣質都變了
因論寒士乍得官非不曉事便是妄作大抵科
舉取人不得間有得者自是豪傑之士因科
舉以進耳問李德裕言公卿大夫家子弟可
用進士未必可用此論不偏否曰德裕爲此
論至今人以爲偏當時人以德裕用資蔭進
身不由科舉故爲此論此最無謂以德裕之
才應唐之科目極容易自是不爲耳且資蔭
得官與進士得官孰爲優劣以進士爲勝以
資蔭爲慊者此自後世流俗之論至使人耻
受其父祖之澤而甘心工無益之習以與孤
寒之士角務於場屋僥倖一第以爲榮是何
見識夫應舉亦自寒士無祿不得已藉此進
身耳如得已何用應舉范堯夫最有見識然
亦以資蔭與進士分優劣建言於有無出身
人銜位上帶左右字不可謂無所蔽也其言

曰欲使公卿家子弟讀書耳此意甚善但以應舉得官者為讀書而加獎勸焉可也彼讀書者應舉得官而止耳豈直學道之人至如韓持國自是經國之才用為執政亦了得不可以無出身便廢其執政之才曰堯夫所別異者莫非此等人否曰執政不是合下便做亦自小官以次遷之如後來吳坦求等在紹聖中被駁了博士以無出身故也彼自布衣中朝廷以其有學行賜之爵命至其宜為博士乃復以為無出身奪之此何理也資蔭進士中俱有人惟其人用之加一右字亦自沮人為善

朝廷作事若要上下小大同心同德湏是道理明蓋天下只是一理故其所為必同若用智謀則人人出其私意私意萬人萬樣安得同因舉舊記正叔先生之語云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猶面其蔽於私乎

自孟子沒王道不傳故世無王佐之才既無王佐之才故其治效終不如古若要行道才說計較要行便不是何故自家先負一箇不誠

了安得事成劉向多少忠於漢只爲做計較太甚才被看破手足俱露是其模樣

言季常曾問揚雄來應之曰不知聖人何足道季常駭之淵因語後世學道不明爾被流俗之蔽只如他取揚雄亦未能免流俗也卓乎天下之習不能蔽也程正叔一人而已觀正叔所言未嘗務脫流俗只是一箇是底道理自然不墮流俗中先生曰然觀其論婦人不再適人以謂寧餓死若不是見得道理分明如何敢說這樣話

三十三

龜山語錄卷四

一二

南都所聞 己丑四月自京都回至七月

薛宗博請諸職事會茶曰禮豈出於人心如此事本非意之所欲但不得已耳老子曰禮者忠信之薄荀子曰禮起於聖人之僞真箇是因問之曰所以召茶者何謂薛曰前後例如此近日以事多與此等稍踈闊心中打不過湏一請之曰只爲前後例合如此心中自打不過豈自外來如云辭遜之心禮之端亦只是心有所不安故當辭遜只此是禮非僞爲也

問易曰乾坤其易之門耶所謂門莫是學易自
此入否曰不然今人多如此說故有喻易爲
屋室謂其入必有其門則乾坤是也爲此言
者只爲元不曉易夫易與乾坤豈有二物孰
爲內外謂之乾坤者因其健順而命之名耳
乾坤即易易即乾坤故孔子曰乾坤毀則無
以見易蓋無乾坤則不見易非易則無乾坤
謂乾坤爲易之門者陰陽之氣有動靜屈伸
爾一動一靜或屈或伸闔闢之象也故孔子
又曰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所謂門者如

此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夫氣之闔
闢往來豈有窮哉有闔有闢變由是生其變
無常非易而何小蔡云輕清者上爲天神應
之爲乾重濁者下爲地神應之爲坤似此解
釋夢也未夢見易大抵看易須先識他根本
然後有得夫易求之吾身斯可見矣豈應外
求張橫渠於正蒙中曾畧說破云乾坤之闔
闢出入息之象也非見得徹言不能及此某
舊曾作明道哀辭云通闔闢於一息耶尸者
其誰蓋言易之在我也人人有易不知自求

只於文字上用功要作何用此等語若非以見問終說不到如某與定夫相會亦未嘗及從可某常疑定夫學易亦恐出他荆公未得荆公於易只是理會文義未必心通若非心通縱說得分明徹了不濟事易不比他經渾生用功都無是處問乾坤即陰陽之氣否曰分明說乾陽物坤陰物既是陰陽又曰乾坤何也曰乾坤正言其健順爾識破本根湏是知體同名異自然意義曉然又云天尊地卑

乾坤定矣乾坤本無體天地之位定則乾坤斯定不有天地乾坤何辨問天地即輕清重濁之氣升降否曰然天地乾坤亦是異名同體其本一物變生則名立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亦此物也但因變化出來故千態萬變各自陳露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變化神之所爲也其所以變化孰從而見之因其成象於天成形於地然後變化可得而見焉因云舊常解此義云無象無形則神之所爲隱矣有象有形變化於是乎著因問乾

坤毀則無以見易如此則易不屬無矣曰易固非無張橫渠深闢老子有無之論莫有見於此否曰然才說無便成斷滅去如釋氏說空又曰非空到了費力聖人只說易最爲的當因言子孟子論養氣到此方見有功於前聖曰如孟子者方是能曉易如說必有事焉非見得分明此說如何撰得又問正叔先生以必有事焉而勿正爲一句某嘗疑勿正心似非聖賢語意及見此乃知正叔先生讀書有力曰事說勿正則可心說勿正則不可正叔讀書直是不草草他議論方是議論伯思言正叔以至大至剛以直爲一句養而無害爲一句或云伯淳曾言至大至剛之氣須以直養正叔堅云先兄無此說若曰以直養而無害莫不妨曰嫌於將一物養一物不如養而無害較渾全他門說話須是與他思量體究方見好處

問易有太極莫便是道之所謂中否曰然若是則本無定位當處即是太極耶曰然兩儀四象八卦如何自此生曰既有太極便有上下

有上下便有左右前後有左右前後四方便
有四維皆自然之理也

人君所以御其臣只有一箇名分不可易名分
既正上下自定雖有幼冲之主在上而天下
不亂若以智寵臣下智有時而困則彼不爲
用矣其勢湏至於誅殛之然後已觀西漢之
君臣多尚權謀當時大臣少有能全身者蓋
以此其舊作十論曾有一篇及此朝廷上做
事湏先令學術粗明然後可以爲不然人人
說一般話如何做得事

三可冊七

龜山語錄卷四

十一

王章論王鳳當時人君非不悟但以力弱被王
鳳才理會起便推從王章身上去章終被禍
人君如此誰敢與他放脚手做事

正叔在經筵潞公入劄子要宰相以下聽講講
罷諸公皆退晦叔云可謂稱職堯夫云真侍
講又一人云不知古人告其君還能如此否
只爲諸公欽服他他又多忤人所以後來謗
生因說正叔經筵開陳故及此所論列有處
記

圓覺經言作止任滅是四病作即所謂助長止

即所謂不芸苗任滅即是無事

解經大抵須得理會而語簡舊嘗解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云行其所無事不亦易乎一以貫之不亦簡乎如是則天下之理得矣又言行其所無事一以貫之只是一箇自然之理繫辭中語言直有難理會處令人注解只是亂說

問正叔云詩非聖人所作當時所取只以其止於禮義至如此其君狡童碩鼠則已其其說如何曰此理舊疑來因學春秋遂知其意春

秋書突之奔及其歸皆曰鄭伯突其書忽止

曰鄭忽蓋不以忽爲君改也不以爲君故詩人目之爲狡童觀褰裳之詩云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其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言人心已離若大國見正國人必從之矣人之視忽如此尚誰以爲君若猶以爲君則比之狡童誠不可矣碩鼠如何曰魏之重斂至使人欲適彼樂國則人心之離亦可見矣又云人心合而從之則爲君離而去之則爲獨夫

學者若不以敬爲事便無用心處致一之謂一
無適之謂一

人言春秋難知其實昭如日星孔子於五經中
言其理於春秋著其行事學者若得五經之
理春秋誠不難知又云伯淳先生嘗有語云
看春秋若經不通則當求之傳傳不通則當
求之經某曾問之云傳不通則當求之經何
也曰只如左氏春秋書君氏卒君氏乃惠公
繼室聲子也而公羊春秋則書曰尹氏傳云
大夫也然聲子而書曰君氏是何義須當以
尹氏爲正此所謂求之經

問乾坤用九六荊公曰進君子退小人固非自
然之理而正叔云觀河圖數可見何也曰此
多有議論少有分明繫辭分明說云參天兩
地而倚數九參天六兩地也

因言了翁說易多以一字貫衆義如何曰易卦
用字有如此者有不如此者如云習坎重險
也又言天險地險王公設險則險爲善睽乖
也又言天地睽而萬物通男女睽而其志同
則乖爲善蓋一字兩用字非此類則不可如

師是師旅之師豈可說爲師友之師以來書云爾故及之

形色天性也有物必有則也物即是形色即是天性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踐履也體性故也蓋形色必有所以爲形色者是聖人之所履也謂形色爲天性亦猶所謂色即是空

毗陵所聞

辛卯七月十一日自沙縣來至十月去

劉元承言相之無所不用其敬嘗掛真武畫像於帳中其不欺暗室可知曰相之不自欺則固可取然以神像置帳中亦可謂不智曰何

三十三

龜山書錄卷四

十九

卷

以言之曰果有真武則敬而遠之乃所謂智帳中卧之處至褻之所也何可置神像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所謂喻於義則唯義而已自義之外非君子之所當務也夫然後所守者約如孟施舍知守氣可謂約矣所以不及曾子者以曾子唯義之從故也

或曰文王所謂至德以不累於高名厚利故也所謂不累於厚利者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所謂不累於高名者有其二而弗辭曰如是則武王之取天下以爲累於利而可乎

孟子之言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此論盡矣蓋文王所謂至德者三分天下有其二矣以取天下何難之有而文王勿取者視天而已初無用心於其間也夫是之謂至德

舜在側微竟舉而試之慎徽五典則五典克從納于百揆則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則四門穆穆以至以天下授之而不疑觀其所施設舜之所以爲舜其才其德可謂大矣宜非深山

之中所能久處而爲舜者當堯未之知方且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若使今人有才氣者雖不得時其能自己其功名之心乎以此見人必能不爲然後能有爲也非有爲之難其不爲尤難矣只如伊尹耕於莘非湯三聘則不起諸葛亮卧草廬非先主三顧亦必不起非要之也義當然也以諸葛之智尚知如此又况不爲諸葛者乎然則居畎畝之中而以天下爲己憂可也或不知消息盈虛之運犯分妄作豈正理哉

舜可謂無爲有天下初無所與其任九官去四凶視其功罪如何舜無毫髮之私也

劉向之所謂忠可以爲戒不幸似之非所以全德大抵人能住得然後可以有爲才智之士非有學力却住不得

孟子言大人正己而物正荆公却云正己而不期於正物則無義正己而必期於正物則無命若如所論孟子自當言正己以正物不應言正己而物正矣物正物自正也大人只知正己而已若物之正何必乎惟能正己物

二一三

龜山善錄四

二十一

本

自然正此乃篤恭而天下平之意荆公之學本不知此

張茂則宦官之賢者也元祐間曾請諸公啜茶觀畫惟正叔不往辭之曰某素不識畫亦不喜茶如正叔真箇不去得他人到此須容情與他去

或問正叔先生云邵堯夫易數至今無傳當時何不問他看如何先生曰若是公等湏打不過必問他

字說所謂大同於物者離人焉曰揚子言和同

天人之際使之無間不知是同是不同若以爲同未嘗離人又所謂性覺真空者離人焉若離入而之天正所謂頑空通揔老言經中說十識第八庵摩羅識唐言白淨無垢第九阿賴耶識唐言善惡種子白淨無垢即孟子之言性善是也言性善可謂探其本言善惡混乃是於善惡已萌處看荆公蓋不知此

蕭山所聞

壬辰五月又自沙縣來至八月去

橫渠言性未成則善惡混豐豐而繼善者斯爲善矣惡盡去則善因以亡故舍曰善而曰成

龜山語錄四

二十二

本

之者性伯思疑此以問公曰不知橫渠因何如此說據此說於易之文亦自不通却令伯思說伯思言善與性皆當就人言繼之爲說如子繼父成乃無所虧之名矣若非人即不能繼而成之曰不獨指人言萬物得陰陽而生皆可言繼之善亦有多般如乾之四德有仁義禮智之不同後人以配四時若如四時則春固不可爲秋冬固不可爲夏其實皆善也元者特善之長也固出於道故曰繼之者善性則具足圓成本無虧欠要成此道除是

性也今或以萬物之性爲不足以成之蓋不知萬物所以賦得偏者自其氣稟之異非性之偏也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性特貴於萬物耳何常與物是兩般性

伊川語錄云以忠恕爲一貫除是曾子說方可信若他人說則不可信如何曰明道說却不如此問明道說曰只某所著新義以忠恕爲曾子所以告門人便是明道說問中庸發明忠恕之理以有一貫之意如何曰何以言之曰物我兼體曰只爲不是物我兼體若物我兼體則固一矣此正孟子所謂善推其所以爲者乃是參彼己爲言若知孔子以能近取譬爲仁之方不謂之仁則知此意曰即已即物可謂一否曰然

孟子言孔子集大成曰始條理者智之事終條理者聖之事夫仁且智斯之謂聖今以聖之事或不足於智何也曰聖則具仁智矣但此發明中處乃智之事聖則其所至也未必皆中曰孟子曰智之於賢者則智但可語賢者若乃大而化之則雖智而忘其智矣如所謂

從容中道縱心不踰矩智何足以名之曰如伊尹伯夷柳下惠只於清任和處中其他則未必皆中則其智容有所不周

智便是用處曰用智莫非所以言聖人若曰行其所無事則由智行非行智者也曰觀此却是以智為妙曰聖人之於智見無全牛萬理洞開即便是從容處豈不謂之妙若伯夷伊尹柳下惠於清任和處已至聖人但其佗處未必皆中其至與孔子同而其中與孔子異只為不能無偏故也若隘與不恭其所偏歟充類至義之盡言不可以謂之盜也獵較猶可則取於民猶禦者受其所賜何為不可

龜山語錄卷四

九四

阮

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此與聖人之和互相發耶乃所以為和耶曰若觀其和疑若不介故此特言之曰何以知其介曰只不卑小官之意便自可見如柳下惠之才以為大官何所不可而樂於為小官則其剛介可知矣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如伯淳莫將做天下一人看曰固是

東坡言直方大云既直且方非大而何曰直方

蓋所以爲大然其辭却似不達孔子云敬義立而德不孤德不孤乃所謂大德不孤則四海之內皆兄弟之意夫能使四海之內皆兄弟此所以爲大也

東坡云萬物覩乃是萬物欲見之言欲見之便非聖人作而萬物覩如日在天萬物便見聖人惟恐不作作則即時覩矣作與覩同時事也啐啄同時

乾之九三獨言君子蓋九三人之位也履正居中在此一文故文言於九四則曰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於九三止言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已其曰君子行此四德者蓋乾之所謂君子也曰所以爲君子者乃行此德之人耳

上治如所謂正己也

讀書須看古人立意所發明者何事不可只於言上理會如萬章問象日以殺舜爲事孟子答舜所以處之之道其意在說聖人誠信無僞此尤不可不知若從枝葉上理會只如象欲使二嫂治朕棲之語此豈可信堯在上不

容有此等人若或有之不知則已然堯於舜
既以女妻之其弟如此豈有不知知則治之
矣

若使死可以救世則雖死不足恤然豈有殺賢
人君子之人君子能使天下治以死救天下
乃君子分上事不足恤然亦湏死得是孟子
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如必要以死任
事為能外死生是乃以死生為大事者也未
必能外生死

鄭季常問孔子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

三冊二

龜五善象來四

二六

仇

之道也然而燔肉不至不脫冕而行豈得為
遲遲曰孔子欲去之意蓋又待燔肉不至而
行不欲為苟去乃所謂遲遲若他國則君不
用便當去豈待燔肉之不至然後行曰何以
見其去他國之速曰衛靈公問陳一語不契

明日遂行

孟子所言皆精粗兼備其言甚近而妙義在焉
如龐居士云神通并妙用運水與般柴此自
得者之言最為達理若孟子之言則無適不
然如許大堯舜之道只於行止疾徐之間教

人做了

龜山先生語錄卷第四終

十一

龜山語錄卷四

二十一

餘

龜山楊先生語錄後錄上

揚時於新學極精今日一有所問能盡知其短而持之介甫之學大抵支離伯淳嘗與揚時讀了數篇其後盡能推類以通之

見程氏遺書

伊川荅楊中立論西銘中立書尾云判然無疑伊川曰揚時也未判然

見祁寬所記尹公語

舊在二先生之門者伯淳最愛中立正叔最愛定夫二人氣象亦相似

見上蔡語錄

龜山楊先生語錄後錄上

龜山楊先生語錄後錄下

宋興百有餘年四方無虞風俗敦厚民不識干戈有儒生於江南高談詩書自擬伊傅而實竊佛老之似濟非軼之術舉世風動雖巨德故老有莫能燭其姦其說一行而天下始紛紛多事反理之評詭道之論日以益熾邪慝相承卒兆裔夷之禍考其所致有自來矣靖康初龜山楊公任諫議大夫國子祭酒始推本論奏其學術之謬請追奪王爵罷去配饗雖當時餘黨猶駭公之說未得盡施然大統

中興論議一正到于今學者知荆舒禍本而有不屑焉則公之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子孟氏者其功顧不大哉是宜列之學宮使韋布之士知所尊仰而况公舊所臨流風善政之及祀事其可闕乎瀏陽實潭之屬邑紹聖初公嘗辱爲之宰歲饑發廩以賑民而部使者以催科不給罪公公之德於邑民也深矣後六十有六年建安章才邵來爲政慨然念風烈咨故老葺公舊所爲飛鴻閣繪像於其上以示後學以慰邑人之思去而不忘也

又六年貽書俾熹記之熹生晚識陋何足以
窺公之蘊惟公師事河南二程先生得中庸
鳶飛魚躍之傳於言意之表踐履純固卓然
爲一世儒宗故見於行事深切著明如此敢
表而出之庶幾慕用之萬一云爾

飛鴻閣畫像記

龜山天資高朴實簡易然所見一定更不須窮
究其嘗謂這般人皆是天資出人非假學力
如龜山極是簡易衣服也只據見定終日坐
在門限上人犯之亦不校其簡易率皆如此
喜怒哀樂未發龜山敬而無失之說甚好

三二九

龜山後錄下

二

11

問龜山云消息盈虛天且不能暴爲之去小人
亦不可驟如何曰只看時如何不可執天亦
有迅雷風烈之時

又言龜山先生年少未見伊川時先去看莊列
等文字後來雖見伊川然而此念熟了不覺
時發出來游定夫尤甚羅仲素時復亦有此
意

龜山往來大學過廬山見常總總亦南劍人也
與龜山論性謂本然之善不與惡對後胡文
定得其說於龜山至今諸胡謂本然之善不

與惡對與惡爲對者又別有一善常總之言
初未爲失若論本然之性只一味是善安得
惡來人自去壞了便是惡既有惡便與善爲
對今他却說有不與惡對底善又有與惡對
底善如近年郭子和九圖便是如此見識上
面書一圈子寫性善字從此牽下兩邊有善
有惡或云恐文定當來未甚有差後來傳襲
節次訛舛曰看他說善者贊美之詞不與惡
對已自差異

理不外物若以物便爲道則不可如龜山云寒

楊龜山後錄

三

共

衣饑食出作入息無非道伊尹耕於有莘之
野以樂堯舜之道夫堯舜之道豈有物可玩
哉即耕於有莘之野是已恁地說却有病物
只是物所以爲物之理乃道也

龜山言天命之謂性人欲非性也天命之善本
是無人欲不必如此立說胡子知言云天理
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自是他全錯
看了

問橫浦語錄載張子韶戒殺不食鱻高抑崇相
對故食之龜山云子韶不殺抑崇故殺不可

抑崇退龜山問子韶周公何如對曰仁人曰
周公驅猛獸兼夷狄滅國者五十何嘗不殺
亦去不仁以行其仁耳先生云此特見其非
不殺耳猶有未盡須知上古聖人制爲罔罟
佃漁食禽獸之肉但君子遠庖厨不暴殄天
物須如此說方切事情

草堂先生及識元城劉器之楊龜山龜山之出
時已七十歲却是從蔡攸薦出他那時却是
覺得這邊扶持不得事勢也極故要附此邊
人所以薦龜山初緣蔡攸與蔡子應說令其

楊龜山後錄

四

其

薦舉人才答云太師用人甚廣又要討甚麼
人曰緣是都勢利之徒恐緩急不可用公知有
山林之人可見告他便說某只知鄉人鼓山
下張鬻字柔直其人甚好蔡攸曰家間子姪
未有人教可屈他來否此人即以告張張即
從之及教其子姪儼然正師弟子之分異於
前人得一日忽開諭其子弟以奔走之事其
子弟駭愕即告之曰若有賊來先及汝等汝
等能走乎子弟益驚駭謂先生失心以告老
蔡老蔡因悟曰不然他說得是蓋京父子此

時要喚許多好人出已知事變必至即請張公叩之張言天下事勢至此已不可救勢只得且收舉不賢人出以爲緩急倚仗耳即令張公薦人張公於是薦許多人龜山在一人之數今龜山墓誌云會有告大臣以天下將變宜急舉賢以存國於是公出謂此張後爲某州縣丞到任即知虜人入寇必有自海道至者於是買木爲造舡之備踰時果然虜自海入寇科州縣造舟倉卒擾擾油灰木材莫不踊貴獨張公素備不勞而辦以此見知於

楊臣村後序

二

帥憲即辟知南劍會葉鐵入寇民人大恐他即告諭安存之即率城中諸富家令出錢米沽酒買肉爲蒸糊之類遂分民兵三替逐替燕犒酒食授以兵器先一替出城與賊接戰即犒第二替出先替未倦而後替即得助之民大喜遂射殺賊首富民中有識葉鐵者即厚勞之忽令執兵只今執長鎗上懸白旗令見葉鐵即以白旗指向之衆人上了弩即其所指而發遂中之後都統任其欲爭功亦讓與之其餘諸盜却得都統之力放賊之叔父

以成反問

論及龜山先生曰龜山彈蔡京也是只不迅速
林擇之曰龜山晚出一節亦不是先生曰也
不干晚出事若出來做得事也無妨他性慢
看道理也如此平常處看得好緊要處却放
緩了做事都渙散無倫理將樂人性急麓率
龜山却恁寬平此是間出然其麓率處依舊
有土風在

或問龜山晚年出處不可曉其召也以蔡京然
在朝亦無大建明曰以今觀之則可以追咎
三十一
當時無大建明若自家處之不知當時所當
建明者何事或云不過擇將相為急曰也只
好說不知當時事勢如何擇將相固是急然
不知當時有甚人可做當時將只說种師道
相只說李伯紀然固皆管用之矣又况自家
言之彼亦未便見聽據當時勢亦無可為者
不知有大聖賢又如何耳

問龜山晚年出得是否曰出如何不是只看出
得如何當初若能有所建明而出則勝於不
出曰渠用蔡攸薦亦未是曰亦不妨但當時

事急且要速得一好人出來救之只是出得
來不濟事直觀渠爲諫官將去猶惓惓於一
對已而不得對及觀其所言第一正心誠意
意欲上推誠待宰執第二理會東南綱運當
時宰執皆庸繆之流待亦不可不待亦不可
不告以窮理而告以正心誠意賊在城外道
途正梗縱有東南綱運安能達所謂雖有粟
安得而食諸當危急之時人所屬望而著數
乃如此所以使世上一等人笑儒者以爲不
足用正坐此耳問圍城時李伯紀如何曰當
時不使他更誰使士氣至此蕭索無餘他人
皆不肯向前惟有渠尚不顧死且得倚仗之
問姚平仲劫寨事是誰發曰人皆歸罪伯紀
此乃是平仲之謀姚种皆西方將家師道已
立功平仲恥之故欲以竒功取勝之劫不勝
欽廟親批令伯紀策應或云當時若再劫可
勝但無人敢主張問种師中河東之死或者
亦歸罪伯紀曰不然嘗親見一將官說師中
之敗乃是爲流矢所中非戰敗渠親見之甚
可怪如种師道方爲樞密朝廷倚重遽死此

亦是氣數伯紀管 御營 欽廟授以空名
告身自觀祭使以下使之自補師道只用一
二小使臣誥 御批云大臣作福作威漸不
可長及遣救河東伯紀度勢不可辭不行
御批云身為大臣遷延避事是時許崧老為
右丞與伯紀善書杜郵二字與之伯紀悟遂
行當危急時反為姦臣所使豈能做事問种
師道果可依仗否曰師道為人口訥語言不
能出上問和親曰臣執干戈以衛社稷不知
其他遂去不能反覆力執大抵是時在上者
無定說朝變夕改縱有好人亦做不得事

道夫問龜山晚歲一出為士詬罵果有之否曰
他當時一出追奪荆公王爵罷配饗夫子且
欲毀劈三經板士子不樂遂相與聚問三經
有何不可輒欲毀之當時龜山亦謹避之問
或者疑龜山此出為無補於事徒爾紛紛或
以為大賢出處不可以此議如何曰龜山此
行固是有病但只後人又何曾夢到他地位
在惟胡文定以柳下惠援而止之而止比之
極好

龜山之出人多議之惟胡文定公之言曰當時若能聽用決須救得一半此語最公蓋龜山當此時雖負重名亦無殺活手段若謂其懷蔡氏汲引之恩力庇其子至有謹勿擊居安之語則誣矣幸而此言出於孫覲人自不信坐客問龜山先生立朝事先生曰胡文定論得好朝廷若委吳元忠輩推行其說決須救得一半不至如後來狼狽然當時國勢已如此虜初退後便須急急理會如救焚拯溺諸公今日論蔡京明日論王黼當時姦黨各已行遣了只管理會不休擔閣了日子如吳元忠李伯紀向來亦是蔡京引用免不得略遮庇只管喫議論龜山亦被孫覲輩箝擾

龜山銘誌不載高麗事他引歐公作梅聖俞墓誌不載布文詩事辨得其好孰能識車中之狀意欲施事見韓詩外傳

伯夷微似老子胡文定作龜山先生墓誌主張龜山似柳下惠看來是如此

龜山與廖尚書說義利事廖云義利却是天理人欲龜山曰只怕賢錯認以利爲義也後來

被召主和議果如龜山說廖初舉鄭厚與某人可見其賢此二人二人皆要上恐脫主和議及廖被召却不問此二人却去葉孝先商量及爲中丞又薦鄭轂然廖終與秦不合而出但初不能別義利之分亦是平時講之不熟也鄭博士某舊見之年七十餘云嘗見上蔡先生先人甚敬之

國說胡瑛德輝所著文字問德輝何如人曰先友也晉陵人曾從龜山游故所記多龜山說話能詩文墨隸皆精好嘗見先人館中唱和一卷惟胡詩特佳趙忠簡公當國與張嶠巨山同爲史官及趙公去位張魏公獨相以爲元祐未必全是熙豐未必全非遂擢何掄仲李似表二人爲史官胡張所修史皆標出欲改之胡張遂去及忠簡再入相遂去何李依舊用胡張爲史官成書奏上弄得都成私意

龜山雜傳是讀多少文字

龜山楊先生語錄後錄下

後學天台吳堅
刊于福建漕治



正統戊辰中夏在全谿義塾重寢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龜山先生語錄/[宋]楊時撰. —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3.5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2036-5

I. 龜… II. 楊… III. 楊時—儒家—哲學思想 IV. B244.99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3)第017365號

ISBN 7-5013-2036-5



9 787501 320363 >

書名 龜山先生語錄(全二冊)
著者 [宋]楊時 撰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香西路區文津街七號)

發行 Tel: (010) 66151313 Fax: (010) 66174391

E-mail: Btsfb@publicf.lib.gov.cn
Website: www.libpress.com

印刷 造紙
杭州富陽古籍印刷廠

華寶齋

開本 八

印張 三二

版次 二〇〇三年五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五〇〇

書號 ISBN 7-5013-2036-5/K·497
定價 七七〇圓

